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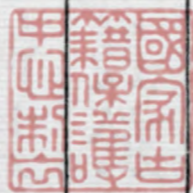
剡源集卷第七

元 戴表元 撰

序

春秋法度編序

咸淳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見學官月講必以春秋竊怪而問諸人曰是自渡江來以爲復讐之書不敢廢也夫復讐之說初非春秋本旨中興初胡康侯諸公痛數千年聖經遭王臨川禁錮乘其新敗洗雪而彰明之使爲亂臣賊子者增懼使用夏變夷者加勸儒者之功用所爲與天地竝如是而可耳場屋腐生山林曲士因而倚摭微文破碎大道爲可憫歎及其久也春秋之編未終讐不得復而



鼎遷科廢。學者不待申臨川之禁而絕口不復道矣。雖以
余之困而願學求欲如昔年從博士後時意氣詎可得耶。
鄉郡趙君漢弼與予爲同年生。精力趣尙。記誦討論。視余
略不衰惰。其先人清敏公嘗以春秋經傳集解奏之。經筵
刻之。琬刻者若干言。經火燬滅。漢弼追憶而補存之。摘其
出於先公自著者定爲若干言。又評考二百四十二年行
事合於詩書六典名曰春秋法度之編者若干言。無近世
倚撫破碎之嫌而於儒者之功用有所發於乎。何其能哉。
蓋漢弼之爲人吾知之。生於紛華之窟而能勤。長於功名
之塗而能靜。老於艱危之境而能泰。故其於是書亦不以
世故炎涼盛衰而奪抑交游之期於漢弼。何有紀極漢弼

年未甚高。余戊戌春過之。見其蕭然一室。几硯在左。杵臼
居右。畦蔬汲井。無一毛干世之色。其於春秋法度未可量
也。

結語會勉其所未至之意

通鑑寤辯序 可爲讀書法

學者之於書猶賈然。賈欲居貨必據乎雄都。要府五通八
達之衢。百物之聚。時其贏詘而察其良窳。博取而精出之。
而又取之以廉而守之以不悖。然後可以爲善賈。不惟能
富而能不至於敗。通鑑者眾史書之雄都。要府五通八達
之衢者也。通鑑未出之前。稽古之士。一史不窺以爲闕。通
鑑旣出。眾史書事以略廢。是天下之貨。一日不勞而致之
矣。然自余知學以來。而見前後輩習通鑑者甚少。不曰未

毛抄本作毫

抄本無身字
垣按當是抄
本脫落未可
入校

暇則曰力不及夫力不足者窮賈也力足之而未暇者弱
賈也暇矣力及之矣而有終身不習焉者陋賈也幸逃是
三者有是三焉窮力而習之詰其事前舉而後隨誦其言
累百千萬不逸一辭可以爲難矣然而不通其理不盡治
亂賢否之所以然則猶多蓄天下之貨而不時其贏詘不
察其良窳貨雖多而不知爲富之術是滯賈也又有人焉
能習其書能通其理能盡治亂賢否之所以然可以爲愈
難矣然而措諸辭則戾於訓施諸用則趨利逐便而不適
於經久則姦賈也姦賈不若不賈之善也里中有博雅君
子曰王君熙字子和予晚不及見而見其弱冠所著通鑑
寤辯若干言而讀之竟事求當不求遂語求盡不求巧時

引周漢以下千餘年陳迹裁之於王道此其譬於賈也若
挈禹貢九州山海之富而用周官之法衡之也豈與夫白
圭范蠡輩比力而等哉惜乎王君年未老而學已成迨其
老且益昌而不得一名以行其志使之議於朝聞於國也
君止一子今亦老矣賈術非不善也而世窮人之博其書
與否不可知姑私係所聞以諭于同好云爾

讀易蠡測序

古聖人之經至難言者莫如易余攷王制見先王時之居
學校者其法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而仲尼之門人記
其師雅言之詳不過詩書執禮而皆不及易惟其自爲也
則不得已有文以明之以見易非聖人不能言而雖聖人

之教人亦不使人之得以易其言也漢以後始有易師今諸家法度髣髴具存往往用之占步測算非若後世之言易者以爲必能通聖人之言而續爲之說也余之少時不免斯累近乃稍自悔艾欲慎其出竊嘗間與爲雜學者往還若丹經之鉛汞歷書之紀朔醫家之運氣兵家之機勢大略反與易合而支離泛濫不切者莫如書生舉子之說此無他使數氏者猶託於象數爲可準而書生舉子專以空言談理故也儒者徐君之祥自番陽橐所著易經蠡測若干言見余於餘杭其言象數取皇極於康節取太極於濂溪厥旣知所先務而諸卦之中多詳其變曰非變無以明易自正體伏體互體變體反對體上下體而通之一卦

使疑彼汎

有六十四以至於四千九十六愈變愈通而卦愈不窮有辯卦中有四畫五畫而成卦者皆見於易反覆懇款實皆不叛於新安漢上二朱氏之學余甚慕而奇之而徐君機神敏給於天人性命事物精麤之理他人經年歷紀而未喻者一目卽了其得於天蓋厚不但人力之勤也然君於易書之變本由象數以通理而象數者起於無而寄於有理者妙於有而歸於無寄於有者其變可知可言歸於無者不可知不可言也人之可知而言易之變固不止於四千九十六人之不可知不可言畫之一不必三卦之八不必六十四可也古人老而學易易又爲憂患作徐君涉世益熟刊落輕銳而復論之蠡乎蠡乎其遊於聖人之海有

熟據原刻本
補

不爲夜光乎

左氏窺斑序

夫子沒遺言之著于世者爲經學者各爲說以通之通之不得則反諸經惟夫學春秋則異是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者與我肩隨而學夫子者也後世信於其言乃過夫子三家之中左氏之徒謂其師逮與夫子同世信之尤確而春秋反爲疑經夫左氏者豈曰真足以蔽春秋哉緣其文勝學者有求於左氏而無求於春秋故取余於近世得折衷左氏之書二編曰晁吏部雜論曰呂著作後說晁約而通呂博而覈嘗欲依倣其法刪繁去滯定爲一書以達於春秋之義而力未克也年來倦學葩葉凋槁以爲二編之法

雖在所舉而江南研經家自歐陽公以來皆直取春秋爲斷甚者尙疑今之春秋出於魯史本文者不可盡攷無問左氏因知學廣者疑固多如登千仞之峯舉足愈高而見愈雜如遊四通八達之途奇珍異貨目眩而不卽定要其定而不雜久然後自得之耳葉君正道以左氏窺斑示余余讀之猶愛晁呂時也問書之所由成則方諸儒汲汲科舉之年君已脫稿久矣嗟夫此豈若余年少退惰不自力者比邪君名某台寧海人

于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余兒童時聞鄉里老儒先生以小學教授者纔四五家每講課罷雜試河圖洛書之數若堯典閏法禹貢賦則周禮

文公闕里俗學
文字中語也

兵制之類又少暇則都講口授顏氏家訓少儀外傳等小
書故諸生略有姿性者自未冠以前而諸成人之事皆已
槩舉於時朱氏書猶未盛行浙中時從人傳抄之以相啟
發恍然如揚雄問方言蔡邕見論衡之喜及甲辰乙巳間
有用其說取甲科者四方翕然爭售朱學而吾鄉以遠僻
方獲盡見徽文公所著書大抵諸書惟易本義四書註小
學書最爲完備其餘或未經脫槩或雜出他手非全書也
今三書者惟四書家有人誦之易本義真知者絕少而小
學書最益於人人無讀者良可憫痛于君景龍生於文公
闕里年齒長大而好深沈之思獨取小學書句釋章解欲
以行世美哉其爲人乎余也少而遠遊長而亟仕不惟學

不俟成而併與兒童之所得而失之固于君之罪人也哉
天啟其衷方自悔咎幸于君書成則願秉燭而學焉屬書
序引謹筆諸其篇端云元貞乙未季秋朔旦

陸宣公奏議精要序

有陸宣公奏議精要三卷宣公吳人以純誠直諫嘉猷遠
識學行政術爲唐忠臣未嘗以文名也其言亦止緣當時
利害而發非有垂世傳遠之意而眉蘇公父子亟慕而學
焉大蘇公遂取其書進之經筵以備講讀自是以來學士
大夫以諫諍者尙其慤實以詔檄者尙其明達以書判者
尙其果決以讞議者尙其詳盡而宣公之書行矣夫以宣
公之誠之才之識之學發而爲文在其當時雖嘗暫用而

別校本去有
字垣按有當
作右此後序也

致別校本作致
垣按作致是

蔽於昏復怵於讒邪至於蒙疑負累偃蹇困躋視同列材
名下已而位宰相者滔滔皆是獨不得久立於朝而卒以
罪死死數百年其書始盛行於天下則於宣公可謂無負
而懷忠抱朴之士行不愧神明信不欺豚魚一時偶不遇
於其身者亦可以無悔矣嗚呼噫哉然自唐史稱宣公議
論炳如丹青者已數十百篇今之所存卷帙猶爲浩汗故
窮檐白屋之下沈潛雋永無所不可而簿領劇繁刀筆控
惚者卒然窺之有不得其涯際余友蘇臺陸君子順乃採
摘其精語要義聚爲一編以便觀者萬目之網挈綱而皆
舉千口之室入奧而不迷余爲之深嘉重歎不獨喜吳中
陸氏淵源之有致而由今以往使人人不憚煩於宣公之

書因而熟復其用心行事將見草野懷珍者俱蹇諤之士
臺閣結綬者舉端貞之臣於人文治化似不無少補云大
德戊戌孟冬朔日

汴略序

古之通史者百家皆出於父兄先世聞見積累以得之若
司馬班范劉李以降可睹已其有草野後流庠序遺哲辛
苦採拾而後喻者則不在此限然及其至也精之以講學
麤之以用世俱不病於匱乏故東方生三冬之勞而文史
可以足用陸賈賈山輩掇綴秦漢近事以資口辯而時人
謂其知務此其效也汴梁立國百六十八年渡江而南又
百五十年其間設施沿革本末條貫筆之汗青緘之金匱

在承平時學者尙不能盡睹加以兵燬相仍典籍散失以
余之涉獵記誦問咸淳景定中事首尾茫然不相聯屬而
况耳目疏遠者乎天台潘可大生又後於余質敏而志專
學劬而識詣窮坐山谷授徒以奉親足未嘗出戶限之外
而網羅舊聞自建隆庚申迄靖康丁未詳其記事之體附
以辨論若范淳夫之唐鑑胡明仲之管見名爲汴略者三
十卷又自建炎丁未迄德祐甲子金天輔戊戌迄天興甲
午撮提綱要名爲南北紀年者若干卷嗟夫如可大之講
學豈非靈龜神蜃潛藏巖澤而光彩氛祲自見於外也哉
使之進爲以用世何可揜抑而可大不願爲東方生陸賈
賈山之流者也姑爲題辭篇端以發其槩云

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

古之君子不以道廢物自一藝以上苟有所益於人雖農
匠庖祝之賤猶身親爲之粵大聖人亦莫不爲若黃帝之
醫藥虞舜之陶漁夫子之牛羊會計皆是物也夫古之聖
賢豈以殫力疲肌爲異人之能也哉後之君子平居侈然
論古先王之道若不足爲而問之以目睫之事於其所服
食於其所居處於其所游衍肄習有日與之接而不知其
名義者焉豈不大惑耶余之幼也被沐父兄之教凡小學
之所當講者幸而得其端倪氣昏質陋中道輟書年益長
而悔之乃始拊膺持頰以自刻勵而文獻凋零微言就絕
一時交友方共詆傷以爲不切於事每至耕鋤之餘酬畫

抄本作中道輟
畫

之頃有觸於心必默識而私求之家罕書籍有急就篇一卷漢黃門令史游所撰唐匡文館學士顏師古所註又經新安朱先生仲晦所校自謂名本然而篇中正文絕無音訓註之所及疑義尙多竊不自量爲之補其遺闕兼有異同之說載於左方嘗覩洙泗以來師友會辨皆互出所疑以相扣荅然後理盡而學精使顏朱二公而在余固願得而面請也又惟古人著書動緣教戒而作此書本取急速成就其辭以便於童習而四民之業百用之宜靡不周究秦人以法吏爲師公私宦學傳相授襲故以吏文終焉儒者欲求漢學惟齊魯諸生訓註猶近古哉

左氏蒙求序

吳伯秀爲鄉校諸生時余與之寒同枕飢同竈比試於有司亦同業也然余性遲每得有司命題輒勉強營度至移晷刻不能辨回視伯秀引筆書卷滔滔十已成五六矣又當是時學徒如林問疑請益者八面而坐人人得所欲越幾日榜出伯秀巍然占居上游諸問疑請益者班班選中余甚慚而慕之以爲爲儒不當如是別十年余自太學成進士伯秀亦階鄉舉收禮官之科各相慰勞滿意年齒又皆壯強自度非碌碌必將有所著見於世旣而皆失官家居流落顛頓積二十年顏蒼髮枯皆欲成老翁於是余始悔其舊業謀以筋力之勞辦治衣食尋計朦種樹書陶公養魚法之類而習之顧此事亦非旦暮可就徒失之而已

而伯秀學益堅識益深風節益峻乃方闔門下帷躬少年書生之事取數千年興亾之說賢否之迹皆紬理纂緝成一家言惟左氏傳自其少時卽已精熟蓋嘗取義類對偶之相洽者韻爲蒙求以便學者余讀之如斲泥之斤鳴鏑之射百發百返而不少差嘻乎異哉夫人之材力相去果若是遠乎伯秀蒙求成於左氏傳又有筆記通纂於毛氏詩又有集義等書次第皆且脫橐余雖坐前累不可望有所進抑攘臂於勇夫之旁垂涎於飽人之餘意氣固未已也伯秀名化龍今又字漢翔云

伍典蒙求序

古之學者自其孩童能言而所以授之之事詳矣然必至

於十歲請習于外傳雖其篇數今不可聞大要不過詩書執禮之目旣又俟其年愈長而氣愈強識愈明也然後始許之以博學蓋初不以饒饒口舌浮華爲急而惟恐誇根傲蘖芟鋤之不早以爲終身之累而爲之師者又必學成行篤而不仕者乃敢居之故其前後輩之相成班班可攷其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之謂也余爲兒時猶及先生長者而事之景定中時議罷童子科以爲齟齬之質而賊之以辭章記誦虛囂無益其說是矣而白首紛如者雷同一律僅不過以舉子業相傳授其智復出童子科下識者病之鉛山詹仲美實生於衣冠之林長於文獻之府來杭以伍典蒙求示余其一事親其二事君其三夫婦其

四長幼其五朋友典繫一章章繫百句句係一事詢其所
以然則仲美嘗登故相江文忠之門而學於白鹿洞有觀
於先師晦翁之說而爲此也嗚呼令仲美之書行充其言
庶幾乎成人者有以教而小子者有以學乎屬余方以窮
授徒見朋友間續蒙求何翅百家論其不畔於小學家篇
數而可以養人之純心穉節固無踰此編者故爲之序云
大德戊戌歲孟冬二日

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余五六歲時親黨間有中童子科者心慕之蓋其法以通
念九經而復試中能文爲出身夫以江南東西閩浙淮湘
廣蜀之大試者歲不過一二十人而中者不過一二人則

亦可謂難矣景定咸淳中試員稍眾有司厭之以爲徒斲
人之淳心而長浮慧廢其科不用因念取士之法敝矣進
士科最貴最敝三舍宏辭次貴然亦皆編析成言以待問
諧比虛詞以眩舉幸而得之則冀不次之擢非若童子真
能淹誦羣經而試所能而後授一下士之秩而已自餘任
子軍功吏員納粟之類歲以累百計又所不論有司不敢
廢豈皆愛其能哉重變古耳而獨靳於童子一二人何邪
其亦不詳之甚矣童子科旣廢三十年人諱之不習而風
俗愈不加厚余以窮授徒江海上鄉大夫昌國應君翔孫
過之相與慨歎江南經術荒蕪紛紛朋儔中疑難滿胷而
卒無所問是誰當執其咎者出其類書蒙求示余凡諸經

之指篇標韻舉粲然在目汎濫而及於儀禮爾雅諸子揚
雄之太元馬融之忠經莫不皆有蒙求自初本以來昉而
爲之是不一氏其能散而完博而精固未有如此書者應
君蓋景定咸淳前未廢科時童子也嗚呼難哉余旣序其
書聞昌國宦學士大夫應氏實爲祖至參預公遂大其閭
闔而應君問學氣行白首不衰方就家塾請合祠先賢天
之欲昌其文以淑其徒者意未已也大德戊戌孟夏望後
五日

奇童烈女寶鑑序

黃端二語出顏氏家訓

古諺有言教婦初來教兒嬰孩余垂髫時每得侍坐鄉父
兄必聞其舉此二語以爲家誠爲之耳熟於時東閭西巷

可作格言讀

男誦女織氣象可入圖畫稍長大驅馳未倦而歸則見疇
昔儒素之門僮奴輿馬姻婭玉帛光豔薰爍一一無復舊
俗蓋時尚推移而禮之衰久矣史稱萬石君家醇謹不再
傳輒廢而洛下袁司徒子孫後皆以驕奢敗士大夫辛苦
立門戶至此豈不可憐哉竊嘗思之人之常情當其未縱
也先生長者以片言隻語收之而甚易及其已決則雖有
司嚴行重法禁之而良難故古之人不問男女於其幼稚
一步趨則教之習讓一飲食則教之知恥一祭祀則教之
觀禮非固勞其筋骸而聒其視聽蓋愛之而納於善也想
見當時少儀弟子職諸書與彤管女史之類朝吟夕諷亦
如余少時所睹記而今去之數千年謠譯荒涼簡篇散脫

何由復可髣髴庚子之春有吳興故家張生煒於廢書中
得所謂奇童烈女寶鑑者喜其有助於名教爲之哀廣釐
葺板行以示人而徵言於余余惟他書之行不行未必能
損益於世而此書行則足以使人知童幼之身而必有所
事閨門之行而必有所傳其於勸講學扶彝倫殊非小補
遂從臾成之而併書所聞如左

程宗旦古詩編序

語之成文者有韻猶樂之成音者有均一也均法廢世以
胡部新聲爲古樂韻學流人又以唐人近體爲古詩矣可
不痛哉余嘗有意緒正其事以爲樂出於中聲與人之歌
詩最爲不遠三百篇國風雅頌可以被絃歌薦宗廟者本

不求如後世音切之備然當時人之誦念精熟士大夫尋
常敘述邂逅寄託必取斷章一二以流暢其意者諸成文
而有韻故也漢魏後詩猶入樂府遇其理到處流傳至今
兒童婦女輩能諷之興起若如今人直謂之無詩無樂可
也宛陵程君宗旦老而篤學取唐虞以來諸經傳語之有
韻者目爲古詩一編以誘激後進其意若與余合爲書梗
概卷後而歸之元貞乙未秋八月日

趙子昂詩文集序

吳興趙子昂與余友十五年凡五見必以詩文相振激子
昂才極高氣極爽余跂之不能及然而未嘗不爲余盡也
最後又見于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集者若干

卷屬余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才自致於世必能相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爲言余於子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乎子昂曰雖然必言之余曰必言之則就吾二人之今所歷者請以杭喻浙東西之山水莫美於杭雖童兒婦女未嘗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爲美也而不如吾二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身歷而知之而彼未嘗至故也他日試以其說問居杭之人則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於杭者異也今人之於詩之於文未嘗身歷而知之而欲言者皆是也幸嘗歷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購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填門傾郭

得片紙隻字人人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知我哉故古之相知必若韓孟歐梅同聲一迹綢繆傾吐而後爲遇而後世乃欲望此於道途邂逅之間則又過矣余評子昂古賦凌歷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沈潛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翱云子昂自知之以爲何如大德戊戌仲春旣望

雙溪王先生尙書小傳序

古之君子欲明道於天下者不能使人無異而嘗惡人之苟同以爲異則道可因人而明苟同之情雖一時懽然無失而初不能以相發故以仲尼百世師西家之鄰夫猶不知其賢而鄉國之人至以爲不知禮故舊交游門弟子之

徒雖達如原壤賢如晏嬰親且久如仲由陳亢猶或愕而
疑之及乎事久論定則亘古今之遠窮天地之廣家傳其
書而人習其道此豈人情眉睫旦暮之所可期哉徽士大
夫嘗爲余言朱文公無恙時同里聞有雙溪王先生炎字
晦叔亦以學行爲諸儒宗兩家議論時相糾切文公旣沒
而諸生方脫黨禍起而尊獎先說非朱氏者皆廢格不用
王先生之書與其爲人後生輩不及盡知以爲惜余不暇
論其何如也己亥之夏有王君傳自京口來以尙書小傳
五十八卷相示蓋雙溪先生所著而於君爲四世矣曰自
吾先君子遭喪亂遷徙不一舊物皆不得存而此書儼然
獨完竊自喜幸余以餘隙稍取問習其發蒙之義破的之

辭大抵訓詁家所未及文公居閒多於諸經釐正不遺餘
力而獨尙書及春秋遜避若有所待先生此書橐脫於開
禧末而板行於嘉定初於時文公易簣之日旣久假令尙
在必相與綢繆桑梓雅舊相樂當有莫逆於言辭文字之
間者殊鄉晚出各立名字驟開門戶遂生異同之論豈復
一一盡出其師意耶且經師自漢以來專門尙不相一惟
其不相一而真是出焉而今人謂獨視單聽可以盡天下
之耳目無是理也王先生又有易上下經解六卷易繫辭
總說若干卷余次第將盡求而學之大德三年四月日

天原發微序

古之言天道者必兼人事自羲和來絕地天通以前書傳

以本書校應有
後字

之所睹記不可考也由是而有厯象有律呂有龜策有祠祭祈禳禱盟詛之類其法與仁義道德紀綱制度之說通行於世至其緒聞餘論春秋之季猶人人能道之先儒有云河圖洛書聖人以神道設教通經者病其固豈天人所以然之故在當時小人之所易喻而後世搢紳先生以為淡遠而難言耶天之未喪斯文而仲尼出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至哉其自為言乎再傳而子思子明之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而充其極至於三千三百禮樂之美九州四海聲容文物之盛而其妙又歸於無迹又再傳而孟子明之曰知性則知天曰存心養性以事天而諸事一一以天行之能治其人曰天吏能

自治其身曰天民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爵曰天爵道之將行而為堯舜也曰天使之道之不行而退不失為孔氏徒也曰天止之嗚呼至乎哉秦禍息漢學興傳言者雜災祥讖緯尙象者拘巫史推步明理者溺濤虛釋老千有餘年之間學者醒行寤語諉天為茫茫無預吾事於是有周程張諸大儒同時參立於隆平之代藥其狂昏震其冥聾迨其說之流傳未久而將惑也又得新安朱子即為之釐析剖決然後微言要指粹然一趨於是瞭然而無復遺憾士之幸而逢於其會亦可謂如天之福矣而奈之何學之者又以易廢城闕之童耳熟而心荒市朝之夫口然而身悖前所謂秦漢以來之弊夫何以相遠余行憂患展轉百折

竊意淡山窮谷中輕功名拙進趨之士必有精其學而藏於家者一日新安方使君出其平生故人鮑景翔所著天原發微五卷相示讀之自太疑渺茫之始至於行之所倚氣之所使數之所起器之所擬精麤內外無所不紀而綱提領挈出於使君指畫不少景翔嘗以鄉貢進士一詣春官不售歸食貧終身鄉長者提學鄭君孔明館穀之朝夕與共講學書成遂爲板傳之以成其勤名以慰其遺志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詎不信然屬使君已爲序俾予附書其後謹不敢辭大德己亥歲季冬望日剡源戴表元序

先天圖義序

自漢儒易林之傳絕而士大夫一切以理談易幾二千年如揚子雲太元虞仲翔納甲闕子朗洞極魏伯陽參同契之類往往皆古人象數之餘說而學者疑其近於歷家方士弃不可習迨至近世乃有太極先天二圖於易最爲深密然非濂溪康節闡張於前考亭朱先生尊獎於後則二圖者安知不以疑廢今二圖既皆顯行於時而今談先天者猶不如太極之盛何也太極以理先天以象數理易喻而象數難精前賢所以有狗馬鬼神之論也余之少也固習於科舉長也阨於憂患又生窮鄉僻邑無所師授亦莫能聽受其說山陰嚴養晦以四十九圖相示方員之象縱橫之數不勞執比一一脗合而陰陽往來動靜消息之理開卷可一目而盡是其於濂溪康節考亭之學可謂叩其

淵源集卷七
四十五
疆藩而窺其堂室矣。世念漸空，幸有餘力，可以償平生飢渴之願，當從養晦卒業焉。

老子原旨序

右老子原旨三卷，當塗南谷杜君所著。註老家多矣，亦有出於名儒大老之手，而人無傳焉。豈故略而遺之耶？緣其中未能釋然於老子之學，而務矯其辭以合吾意，毋怪乎有所扞格齟齬而不能通也。儒者疑老子道德仁義與禮之說，又憂禍厭亂自爲也過多，又謂老子非神仙無久生不死者，以此數說積於習，與今之言老子家異。譬如越客楚服，澤居之人而評陸產，安從而折其衷哉！余嘗與杜君商略此事，杜君翛然而笑曰：是烏足以疑吾師乎！凡吾師

弟此刻誤第

又文抄作何

之事吾知之，若他人則何由知之？吾師歷年多，最後爲周柱下史，其著書某章指某事，某章指某事，類古史，因盡出其原旨。諸所云云，世儒窮年敝紀而不得者，一一傳其師意，縱橫出入，無所顧慮。嗚呼！世無老子之學，卽已耳。必若欲崇老子之學，其書當自老子之徒自爲之。吾夫子獨善時，門人高第，身親受業，然日未暝而難易同異之論紛然而起。後來殘編斷簡，同門彼此相違者，又所不算。蓋皆以爲出夫子而卒不敢自以爲是，而又暇強知老子意而註其書耶？故道相若，則能相爲知；智相及，則能相爲言。杜君黃冠師，不事煅煉方藥，役使鬼神，察其意似恥之而不言。至於談笑王侯之間，遊戲榮名之外，逍遙委曲，以退爲體。

以忍爲用變化無礙委蛇若虛是庶乎能爲老子者若余也何足以知之若余也何足以知之

王伯善農書序

世人嘗譏嘲儒者無所用心爲必不得已寧退而躬耕野間爲農以畢世猶爲無所愧負余每隘而非之使儒者誠用將無民不得業而農預其數矣安在栖栖然親扶犁負耒而後爲善昔者仲尼鄙樊須孟軻闢許行良爲此耶丙申歲客宣城縣聞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旌德治問之其法歲教民種桑若干株凡麻苧禾黍_麥之類所以蒔藝芟穫皆授之以方又圖畫所爲錢鎛耰耬耙耩諸雜用之器使民爲之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爲之安用教

他縣爲宰者羣擲揄之以爲是殊不切於事良守將賢部使知之不問問亦不以爲能也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利賴而誦歌之蓋伯善不獨教之以爲農之方與器又能不擾而安全之使民心馴而日化之也後六年余以薦得官信州伯善再調來宰永豐豐信近邑余旣知伯善賢益慕其治加詳伯善之政孚於永豐又加速大抵不異居旌德時山齋翛然終日清坐不施一鞭不動一檄而民趨功聽令惟謹歲時屬耆老強壯問能從吾言試其具幸而能則大喜出卮酒相勸獎卽不能或怠惰不帥教輒輦蹙展轉引愧如不自容嗚呼真美哉而儒者之道所謂爲民父母能近懷而遠悅者有不當然乎於是伯善

自永豐橐其書曰農器圖譜農桑通訣示余閱之綱提目
舉華拳實聚顧舊農書有南北異宜而古今異制者此書
歷歷可以通貫因爲序發其大指併附載所聞見以信儒
者之用世皆非空言今是書行而長民者一以伯善爲法
雖人頌子產邑歌豳風可也

禮部韻語序

余少時請益鄉先生問記禮家言春誦何也曰誦詩也曰
誦詩何爲也曰將以爲樂也曰夏又絃何也曰古之學官
惟禮與樂其春夏皆樂其冬讀書亦將以爲禮也不特此
也其學曰辟雍辟以明經雍以和樂其官有祭酒司業酒
者行禮之物而業樂板也余於時頗領悟顧琴瑟亦不易

垣按據序文部
字當行

爲惟詩爲近樂差可自於由是日爲之榮辱四十年人情
世故何所不有而不至於放心動性而出於繩檢之外者
詩之力也來江東有鉛山虞世民取平生所見古書之涉
於禮者叶爲韻語欲使兒童婦女流傳成誦熟於口耳淡
於心體將見朝昏節朔之儀不教而自行父師保母之訓
無言而皆喻甚有功於人其教固不淺淺而虞君之意亦
云厚矣於是遂從之以成書而附余所知之區區繫諸其
篇端云

齊東野語序

齊東野語者吳興周子自名其所編書也周子吳人而名
其書齊語何也周子其先本齊人也周子之客讀其書而

疑之曰周子之辭謙耳非實也蓋昔者學廢兵起而天下
談客悉聚於齊臨淄稷下之徒車雷鳴袂雲摩學者翛然
以談相宗雖孟子亦嘗爲齊學者也然而能非之今之所
謂齊東之云者非實辭也故莊周日齊論爲滑稽漢高責
齊虜以口舌如斯而已今夫周子之書其言覈其事確其
詢官名精乎其欲似郊子也其訂輿圖審乎其欲似晉伯
宗也其涉辭章禮樂瞻乎其欲似吳公子季札也他如稱
舉旁引曲證如歸太山之巔而記封丘之墳也過矍相之
圃而數射夫之序也凡若是不苟然而豈齊東之云哉
故曰周子之謙耳非實也周子曰我自實其爲齊非也然
客爲我非齊亦非也我家曾大父中丞公實始自齊遷吳

及今四世於吳爲客先公嘗言我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
在齊也豈其裔孫而遂忘齊哉而又大父侍郎公踐敷六
曹外大父參預文章之事出入兩制臺閣之舊章官府之
故事汎濫淹貫童而受之白首未忘失今弗圖恐遂廢軼
古人有言人窮則反本若我者今非窮乎苟反其本則當
爲齊故吾編吾書而係之齊何不可乎客曰唯唯則次第
其辭以附於其書之末周子名密字公謹至元辛卯孟春
剡源戴表元序

乙丑五月二十七日校蓋入伏已三日矣矣歎不可耐謗以自遺
剡源集卷第七

卷八

剡源集卷第八

序

潘可大孫子釋文序

元 戴表元 撰

始余疑孫子教吳宮美人戰陣非事實太史公承襲所聞
 括其奇載之耳及言為將西破楚入郢北滅齊晉事亦甚
 畧蓋古有是人善言兵不必其能自為兵也而孫子十三
 篇遂行於世後之能兵者因共宗之嗟乎夫孫子者豈非
 春秋戰國間恢詭抗拔人世不獨能兵者耶其書縱橫變
 化澁而切博而盡讀之使人好焉友人潘可大蓋修詞而
 好焉者也年方冠於書無所不觀而獨為孫子作釋文若

干言一日袖以過余曰自吾爲此書朋友始而駭焉什四中而疑焉什六卒而非且笑焉什八矣夫非且笑者是誠不知而疑焉而駭焉者亦猶未釋然於此也昔周之衰學士大夫失其所承凡能修明世教不畔於先王者惟仲尼之徒爲然自餘爲游談雄辯爲狂憤著書最下爲刑名計數諸家蓋人人而能言言而能文也孫子其言兵而文者歟夫旣言而文故能勇變古人之法而自名其家由漢以來最名將如韓淮陰趙營平皆口傳其語班班於策最姦雄如曹孟德至親爲之議他可知矣然而其書之要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夫車馬資糧之輸賞罰部伍之節山川陰陽之宜不待武之智而能及之也必若以詐而立以利而

動生人何罪焉後世尊其人專徇其法襲其實陽諱其名凡軒轅氏之子孫逮于茲累千百年爲血爲肉皇皇然終不能自必其命非言之文者爲之乎於此復以文翼之譬若懼火之熄而扇其炎愈不知所終矣然潘之意非翼孫子者觀其書所折衷至稱仁人之兵主於除天下之害其殺之也所以生之諸如此類本孫子所未講而學孫子之家所未悉持將兵者得是說而行之則爲湯武之舉談兵者得是說而推之則爲伊呂之佐其心仁其術慎其於詐利也遠矣然則必若潘君之云然後可以論孫子哉故孫子猶或可廢而此書之意不可以不傳也君名衍翁天台人

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序

孝平酬應之作

託抄本作記

作記是

而上別校本作
而止上誤當作止

垣按歧歧字通

儒者之說其精者為道德而麤者為禮樂刑政當三代以前雖世治有斷續而二說未嘗一日廢於天下書之所存者略也周之既衰禮樂刑政盡壞道德茫然無所附麗夫子不得已始與其徒共詳之於書書詳而後世之託言者始雜然自其徒相繼皆歿之後千有餘年往往常有窮經學古之彥不以世故動心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宜舉一世不好之而不變聲薰氣染之久而亦或為人所採拾道德之緒餘禮樂刑政之髣髴因之而不墜者什五至于近代濂洛之派興於雜書之中定著其書通於夫子者曰子曾氏子思氏子孟氏而上三代之書存者曰孝經中庸大學孟子若論語又孔門之高弟其為之尤精者也

為之披微文抉浮辭使尋源者不迷其津趨塗者不昧其岐有功哉濂洛之徒皆沒說者又雜考亭朱先生出又取濂洛之已詳者與其徒加明之故孝經有刊誤論語孟子有集註大學中庸有章句以迨太極西銘通書之類凡殘編斷冊之關於義理者舉有訓解其徒之書余之資雖鈍猶得而窺之其徒之人為余之先猶得而知之顧歲月推移風氣變化資品之尤鈍於余者則不及預此矣余也白首東來乃始獲聞番陽有雙峯饒君者嘗學於考亭之門人而於考亭之書鑽研揆索纂述彙敘其意猶考亭之於濂洛也久之是州之儒者凌君堯輔與余遊余又見其箋註疏釋問答圖辨而知其游饒君之門而於饒君之書又

如饒君之於考亭也。嗚呼！茲非余所謂窮經學古之彥，不以世故動心，而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者耶？堯輔歸而於是書也，益宏其人，謹其出，幸且及於伏生申公之年，其有欲聞道德禮樂刑政之說者，不以屬君之徒而誰耶？

仇仁近詩序

景定咸淳之間，余初客杭，見能詩人不一二數，不必皆杭產也。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爲人所厭薄，以爲茲技乃天之所以畀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謠山林，以洩其無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余嘗隘而非之。諸君子非失職安得爲此不祥之言？離去二十年復來，事有不可言。諸詩人

皆盡而余恍然獨出，如羈禽越鄉而無與羣，如馬行過其故櫪，裴回而悲鳴也。嗚呼！疇昔之歎，豈不以此哉！然猶未敢自斷，何世無人，何人無心？特余交際先後疏數之間，不足以得之久。之屠君存博，白君廷玉，二君者皆亶亶志於古人，皆不棄余而肯與之交，私心自喜久之。因二君得仇仁近也，遂贈余錢成一巨編，叩其藏未鋟者，尙什伯於此。余驚其多而服其善，羨其敏而敬其密，自是寓客中，抑鬱不自暢，不得與諸君晤語，則取其所編張之案，端行坐，諷之以爲快。仁近又方力學，期樹立以爲千百年後世計，視余區區相知於耳目間，似不足爲。旣竊自喜，茲編之不絕於世，而余猶及見之耳。仁近詩，余不敢託於知言，就

杭人求之比其盛時又過之無不及也余年視仁近不甚相絕而氣盡衰業不早就進退皆無足據幸君之相親庶幾諸君愈益見厚時時得新聞以洗舊蔽不敢望有名譽或籍以一樂稍稍拚去晚暮孤貧之憂即君賜大矣若君之所願君自得之余無以進君也

初察王先生摘橐序

初察先生左丞遺文前後集內外七十六卷李文敏公周文忠公爲之序所以尊獎稱美之者至矣靖康之難公落南且死子孫往往散居江閩間皆以材業通顯而臺閣詞章議論之臣一時收用中原舊族士大夫不誦習公文者以爲野陋於是七十六卷之傳家有其書焉大德己亥夏

別校云徽宗先建
年政和後改宣和

余始識公之六世孫庭槐于杭問之云甚矣乎吾先公之澤將微也吾憂之然兵燹而猶寶藏其書惟是一二父兄之不競於力懼無以贖承者且先公仕政宣歷兩制登中司嘗以直忤蔡京父子被讒斥陷死地偶幸不殞而本末人不盡知頗欲摘取奏篇制草之有所關涉者別爲一編以便傳覽其間關楚越倡和之作實與棊山曾公吉父東萊呂公居仁龍門陳公去非諸老相爲鼓吹文獻之不亾繫此之故因亦附載編中子以爲何如余惟公之言行名實布在天下耳目如膏梁綺縠其誰不厭飫被服而是編所謂餼其珍而揚其華者也遂相與贊成之而併書所謂詮擇之意如左是歲六月望後四日記

方使君詩序

右紫陽方使君丁酉歲雜詩一卷使君初爲名進士時表元以兒童竊從士大夫間得其文詞誦之沾沾然喜也年二十六入太學而使君適由東諸侯藩府歸爲國子師始獲因緣扳敘償平生之慕願焉然當是時諸賢高談性命其次不過馳騫於竿櫛俳諧場屋破碎之文以隨時悅俗無有可以詩爲事者惟夫山林之退士江湖之羈客乃僅或能攻而館閣名成藝達者亦往往以餘力及之使君魁然其間外兼山林江湖清切之能內收館閣優游之望於是一時好雌黃捥捩者無所施其輕重越二年表元亦成進士稍稍捐棄他學縱意於詩而兵事起矣自是別去使

君二十七年然後得讀此卷大篇清新散朗天趣流洽如晉宋間人醉語雖甚褻不及聲利小篇沈鷲峻整如李將軍游騎遠擊自成部伍蓋使君好客志氣白首不衰而學問播聞端平以來諸老於書無不窺於理無不究故能若是之有餘也聞篇帙浩繁承學之士疲於傳錄惜未有好事者託之木石以廣其傳云

桐江詩集序

紫陽方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於陶謝學其紆徐於韓白學其條達於黃陳學其沈鷲而居常自說欲慕陸放翁豈其暮年安貧守約忘懷出處有偶相貌類耆而姑引之以自託耶抑放翁雖生長東南承接中原文獻獨其爲

詩亦親經東萊茶山諸先生指授遂為是虛心傾思如不可幾及也。此前輩風流盛德非近時沾沾自喜之徒所可窺議。然有一事不謀而合。放翁晚起家得嚴州為詩幾千首。翁去而州人愛其詩。版傳之至今。使君垂老亦守嚴。多為詩。州人為刻其桐江集者六十五卷。錦峯繡壑淋漓翰墨。前後照映於百年間。良堪繪畫。表元因念生世不早。不得事放翁。而竊幸熟從其子孫遊。聞翁為州日。江湖詩客羣扣其門。傾箱倒橐贈施之。無吝色。及解印東歸。扁舟枵然。使君去桐江屬邑耳。餽廬糴餐。人人見之者。不知其嘗為二千石也。偶遇臺餽。卻玉揮金。貫酒讌客。終日一時雄襟雅量。略視放翁何遠。故其為詩。笙鳴鏞應。磁動鍼合。雖不規規求與之似。而自存不容不似者。其居使之然乎。於是同遊之士。來謂表元。子於門牆。矜佩中若知言者。蓋識其云云。以為桐江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人嘗言作詩惟宜老與窮。彼老也窮也。事之嘗其心者多矣。故其詩工。人孰不願其詩工。而甚無樂乎老與窮。則夫詩之必至此。而工者。人之見之宜相弔。以悲而顧好之。何哉。曰天固以是慰之也。天以是慰之。則凡人之得工於詩者。命也。非其性能也。詩之工。非其性能而有挾之者。是挾命歟。曰是亦人也。人少而好之。老斯工矣。其窮也。亦好之。而詩始工也。其不好者。雖老且窮。猶不工也。人之好工。其

陳熟之論洗刷
出新境界真妙
於語言

瞻應作瞻

抄本無鳥字

於公謹別校本
去於字

詩且好老與窮歟余亦好老與窮者也然亦適遭之也若
吾周公謹父之於詩謂有遭非歟公謹少年詩流麗鍾情
春融雪蕩翹然稱其材大夫也壯年典實明瞻覩之如陳
周庭魯廟遺器蔚蔚然稱其博雅多識君子也晚年展轉
荆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抑鬱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
生焉又烏烏然稱其為纍臣羈客也公盛年藏書萬卷居
饒館榭游足僚友其所居弁陽在吳興山水清峭遇好風
佳時載酒殺浮扁舟窮旦夕賦詠於其間就使失祿不仕
浮沈明時但如蘇子美沈睿達輩亦有足樂者今皆無之
雖其弁陽且不得居顏頤鬢離鄉索立而歌歔歔如此
而人方美其詩工不知於公謹何如哉雖然公謹非此愈

無以適其心予丙戌春道杭遇之氣貌充然不衰類有道
術者此又非後生俗子之所可知也詩凡若干首猶係之
弁陽示不忘土風云

張仲實文編序

詩者文之事余嘗怪世之能詩家常謙謙自託於不敢言
文而號工文者亦讓詩不為曰道固不得兼也嘻噫是何
異於言醫者曰吾曾為小兒醫婦人醫而不通乎他言兵
者曰吾能車而不能徒吾能謀圍而不能謀鬪豈理也哉
西秦張仲實余誦其詩久矣信乎其傑然者也交之二十
年而始見其文其敘事如諸葛公起草廬談鼎足形勢某
當如是如是而無闕辭無剩語也其析理如吳公子札過

魯觀歷代之樂。因其所起而知其所止也。其立教如嚴君平。依卜筮。勸人父慈子孝。而各喻善也。旨哉旨哉。然仲實終不自眩鬻。其纍帙巨編。雲蒸錦組。山翔濤湧。而皆緣於人情時務。若迫之而答不得已而發。此其趣量。又有進於文者耶。抑猶欲姑出入於謙謙自託者耶。仲實生世家。能力貧劬學。爲進士。能早不累於科舉。縱交博覽。意氣超卓。而年少。余十許歲。其材名何假。余言而著。獨感於所見。爲敘大略云。

趙君理遺文序

吾鄉五桂堂趙氏。以文翰科目起家。兄弟皆爲名大夫。余晚不及識。而識其後人。澧陽使君之孫曰君理。與余交最

在黃甘抄本校
作在黃目

相厚也。君理雖生世家。貧與余同。其處貧之策。亦與余同。鋤園授徒。取贏筋骸。以充餽粥。如是積十數年。家稍康。始有意遠遊。以廣其成名。嘗客崇德州侯家。衣冠鉛槧之士。爭附之。不二年。以病歸里中。輒死。初君理與余遊。雅獨好書。見奇書。傾囊倒橐。收買不吝。惜晝閱。夜諷。務欲蒐攬玩味。而爲詞章。舉筆沈重整。綜有元和嘉祐之風。詩騷賦尤敏。瞻應接如響。然骨相清峭。天台舒景高在黃甘。余攜見之。景高私余。問曾識歐陽公。二蘇公畫象乎。余應曰。識則問君理何如。余時以爲景高好諛言。斯人正不須若是。嗚呼。庸詎知其不祥之卜。遂誠然乎。天之多與人。以才常少。與之福。故自古名能文人。十有八九窮困坎珂。廬陵公

抑塞石砧落千
古同慨

雖富貴比於同時兩府諸公猶爲未遇。蘇顛頓存不可
言。至其門第非不奇麗。秀偉誰復如意。獨身後聲名赫赫
能千古。令人歎仰。此福固將安用。君理死十年。其弟幼宣
爲之收拾遺橐。託余爲序。引余知君理早。凡所譏述。多爲
鑑史。而惜宣求之未盡。今之奉化於古爲鄞。今之鄞古乃
爲鄞。君理嘗爲古鄞志。大佳。亦不在卷中。宜使廣詢之。

陳無逸詩序

余年二十四五時。識龍泉陳公于杭。自是展轉離合八九
年。得間無不以文字相聞。然未嘗說詩。龍泉公居湖晚年
歸湖。旣歿而余始識湖之秀民奇士能詩者數人。數人詩
皆清嚴有法度。竊怪之。蓋雖科舉學廢。人人得縱意無所

累。然未應頓悟至此。久之。識公之諸孫無逸。始閒得龍泉
詩讀之。然後乃知湖人之於公。良有所受。而公平生雅善
爲詩。中經憂患。寄託益廣。但不喜誦誇於人。而獨家庭里
閒子弟時時竊聞之耳。最後戊戌歲。與無逸同客杭。始又
得讀無逸詩。無逸之詩。視其祖天閑之駒朝生而知步玉
田之禾晚耰而同熟也。視其鄉人冰蠶火布。起塵煤脫垢
燼。倏然而潔也。於是絕慕與無逸遊。而無逸以家世故。猶
若未棄予者。或攜手秋郊行吟。或抵足夜榻臥諷。或杯觴
揆籌。或硯席點橐。歡諧怨懟。舒適困促。一一共發之於詩。
余年衰學放任。心而成。遇手而得。蘭蒿雜揉。璫玉混襲。有
一時欣快出之。而徐卽增赧自悔。無逸盤旋營度。一字不

諸抄本校作娛

圓不脫口。嘗笑問何苦乃爾。無逸亦笑曰。吾自吾苦也。吾苦何容外人知之。余退而味其言。真陳氏詩種也。至是歲。晏將別。忽傾橐出數十百篇示余。求余評。余惟區區之言。必不足以重無逸。而交情世好。實淡相知。有如所陳者。乃爲登載。梗槩其篇端云。

李時可詩序

余自五歲受詩家庭。於是四十有三年矣。於詩之時。事憂樂險易。老穉疾徐之變。不可謂不知。其槩然而不能言也。夫不能言而何以爲知詩。然惟知詩者。爲不能言也。今夫人食之於可口。居之於佚。服之於燠。而遊之於適。誰不知美之。問其美之所以然。則不得而言之。昔嘗有二人射。其

垣按仍以原本生字
字者佳若注字
似着相

一百發百中。若矢生於手。而侯生於目。其一時而中焉。時而中者。每中輒言百發百中者。未嘗言也。揖百發百中者。問之。其人啞然而笑曰。吾初不知吾射之至此也。問可學乎。曰。可學而不可言。學之法。固問之。曰。日射而已矣。夫學詩亦猶是也。故余平生作詩最多。而未嘗言於人。亦不求人之言。今年辛卯春。余來吳。吳士李鳴鳳。字時可。以其詩示余。余以前說告之。時可曰。雖然。必強爲我。一言蓋時可之於詩。勤類余。居家窮類余。窮而不廢業類余。往年吳中。熟時可攜書就食。諸公間。東家饅幣。西家發廩。妻孥終歲。充然無不悅之色。而今此樂何可復得。時可間闕憔悴。猶曰。爲詩自娛。爲詩必擬古。自近古。名能詩人。陶謝以來之。

饅校本均作饅
垣按字書無饅
字當誤又按尔
雅釋詁云野

饋日饋是饋
有饋義我仍從
原文為是

作規模略盡故下筆輒無今人近語時可之於詩其視余殆可謂莫逆於心者耶嗟乎時可休矣今與時可別更五年三年相逢於江湖之上樽酒班荆握手道舊當亦恍然於吾言之非誣矣時可識之

胡天放詩序

嚴於浙中為佳州奇山帷攢清流練飛世之騷人稱之有錦峯繡嶺之日迨至於淳安則佳益甚山叢而益奇川疎而益清異時余嘗識其間知名者數公衣冠笑談楚楚然稱其山川者乎然當是時諸公之文章方期於用世無有肯剝心凋形沈埋窮伏而為詩者山川雖佳其煙雲魚鳥朝夕真趣不過散棄為漁人樵客之娛而已兵戈以來游

宦事息乃始稍稍與之相接而前時諸公評謨典策之具亦且倚閤無用呻吟憔悴無聊而詩生焉去年春識胡天放天放者淳安諸公中之一人也讀其詩獨無呻吟憔悴無聊之聲焉余疑而詢之蓋夫天放生二千石之家而甘簞瓢之操懷四方萬里之志而存丘壑之好自其童年厭薄世祿疎擯舉子已耽為詩今之所編彙欲十易於乎美哉乎余於天放交游視淳安諸公為晚古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余於天放獨安得而無言乎天放名僑

張君信詩序

人之於藝苟非其攻而好之者則不能精余少時多好好仙好俠好醫藥卜筮以至方技博奕蹴鞠擊刺戲弄之類

其注疏精二句
校本一塗雜精
字一并塗詞賦
二字

陳性善抄本作
陳合

幾無所不好翰墨几案間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
於攻詩最久而異時以科舉取士余當治詞賦其法難精
一精詞賦則力不能及他學在杭州見異方之精詞賦者
莫如閩士閩士中有尤精者焉當是時張君信閩士中尤
精詞賦之一人也余既早成進士去益爲詩君信雖精詞
賦遇大進取輒不利然亦數數爲詩嘗以贄見其鄉先生
陳性善學士陳學士戲曰子欲持是上春官乎君信慚之
棄其詩復專攻詞賦而科舉廢矣於是君信若慍若狂始
放意爲詩不復如前卻行顧忌辛卯春余來吳君信盡出
其所作累百篇相示酒酣氣張音吐清暢余爲擊節從容
停蓄雋永惟呼適哉雖然余於君信皆漸老矣余自追念

少年血氣盛強時所好諸藝皆爲無益幸而不精雖精於
詩亦復何用曾不如醫藥卜筮方技猶可以自給蹴踘博
弈之流猶爲人所愛幸東方生歎陛楯卽之不爲優旃太
史公差節士而尊貨殖非空言也君信此事始也聞新年
移家湖上爲我種魚千數頭柵雞豕令牧養可作百十
日具藝林釀美酒數石余以淡冬訪子爲子屢醉不一從
來二曹父子淵明太白精於詩者無一詩不及酒余二人
亦可緣此縱言乎君信名革

張仲實詩序

異時搢紳先生無所事詩見有攢眉擁鼻而吟者輒靳之
曰是唐聲也是不足爲吾學也吾學大出之可以咏歌唐

虞小出之不失爲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爲哉其爲唐詩者泔然無所與於世則已取吾不屑往與之議也詮改舉廢詩事漸出而昔之所鞞者驟而精焉則不能因亦浸爲之爲之異於唐則又曰是終唐聲不足爲吾詩也吾詩懼不達於古不懼不達於唐其爲唐詩者方起而抗曰古固在我而君安得古於是性情理義之具譁爲訟媒而人始駭矣杭於東南爲詩國之二說者余狎聞焉蓋嘗私評之詩自盛古至於唐不知幾變每變愈下而唐人者變之稍差者也今人服食寢處之物玩適之器不暇及古雖古不能信其必古但得唐人遺縑斷楮廢林敗鑛數百千年間物卽古之疑其攻能精絕亦喑喑歎羨以爲不可及至於爲詩去唐遠甚然談及之則不以爲古誠古不止此抑充其類焉姑無淡誅唐乎張仲實循忠烈王諸孫在杭友中年最妙而詩尙最力强志多學嘗與廬陵劉公會孟往復是能爲唐而不爲唐者也故吾槩舉諸人所疑於古者告之亦以堅仲實之學云

白廷玉詩序

日余得白廷玉姓字於周義烏往還書中其賦銅浮漚一篇尤清馴可念自是欲識廷玉逢人輒問之而廷玉授書北關數里外栖栖然窮書生耳時節一入城不能與故人從容立談而去則余無自而接廷玉焉一日儼褻博之衣忽來顧余逆旅中辭傾意酣慨然有古人班荆之喜傾蓋

張仲實是上文鈔
有武林二字

之誠又出其自寫詩數十百篇贈余以其有以自重也愈益念之昔者杭為行都士非欲售其業者不至杭詩雖非干世之業而自山林攻詩者一涉足於杭而遷焉若杭人之所自為詩則遷愈甚何也累於知也今夫士大夫之居游於杭者皆無前時之心而余之得廷玉與廷玉之得於余豈不亦有可言者哉廷玉詩甚似渡江陳去非而嘗諱言去非又特好記覽每一篇必欲令注波於六經之淵披條於百氏之畹誠放此不止余何云以得廷玉哉

陳季淵詩序

昔年嘗為人賦海東青詩有言此詩經斫雲公題絕似難復措手也併舉全章云云余記之不能忘來江東夾谷子

括都事以使杭經過席間及前詩始知為畸亭陳季淵所作季淵京兆人與遺完裕之同輩遺完盛推下之他詩文極多海青詩斫雲外尚餘七章皆清豪可諷既而子括云歸杭將倡率朋友之知畸亭者盡刻其所藏以傳會郡守朱侯適同其語忻然屬意以為不煩他人遂下諸學官為之彙敘釐正登載版本凡得古賦一古詩六律詩九十四絕句七樂府三自古文人才士能以著述名字聞於後世要自有不可泯滅然亦豈無不幸而不自傳者如杜子美稱薛華長句至與李太白相埒而華無一語行世計當時畱連顛倒淋漓揮寫歌闌興盡不自收拾而諸公雖相賞愛或者不免脫落散失故為是可惜耳然則是編之傳不

但後生可以想見中原文獻之美如夾谷君之尙友朱侯之好事皆不易易得也

二十九日早起餘倦未舒煩暑乘之輟筆者數矣 沆村記

剡源集卷第八

剡源集卷第九

元 戴表元 譔

序

湯子文詩序

丹陽湯子文官余州時余方為民萬山中勢不得相往來而子文數數以詩見交余重謝其意而心賢之闊絕十五年以為子文去而翱翔江湖之上當已執士大夫之珪乘客卿之車而開通侯之封久矣辛卯孟春忽邂逅于錢塘逆旅握手問寒暄竟復出詩若干篇相示曰自去子州所辛苦極力而得者纔此耳余讀而味之則子文詩肆麗清邃乃一如丘園書生山林處士之作按羅蟲魚抉摘煙霞

一本校云肆諸校本皆改律然律麗二字

幾相忌於前日之爲者嗟乎子文何以若是然乎富貴不足道然得而處之亦良不易使子文十五年之間幸能如眾人有所成就不過亦如眾人徒勞而已何苦勞於詩耶此事勿論論切於詩者余自學詩來見作詩人諱寒語兼不喜用書云二者能累詩是矣然古詩人作寒語無如淵明最多用書無如太白子美而三人詩傳至今不見累之也今吾子文詩二禁俱廢尤有爽然於余心者哉子文所居丹陽古詩圃今交游風流可稱者有誰其江山高秀余平生雅愛遊處也旦夕從子文歸而求之詩在是矣子文名炳龍

陳晦父詩序

世多言唐人能攻詩豈惟唐人自劉項二曹父子起兵間卽皆能之無問文士至唐人乃設此以備科目人不能詩自無以行其名故不得不攻耳近世汴梁江浙諸公旣不以名取人詩事幾廢人不攻詩不害爲通儒余猶記與陳晦父昆弟爲兒童時持筆橐出里門所見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於場屋科舉其得之之道非明經則詞賦固無有以詩進者間有一二以詩進謂之雜流人不齒錄惟天台閩風舒東野及余數人輩而成進士早得以閒暇習之然亦自以不切之務每遇情思感動吟哦成章卽私藏箱笥不敢以傳諸人譬之方士燒丹鍊氣單門祕訣雖甚珍惜往往非人間所通愛久之科舉場屋之弊俱革詩始大出

而東野輩憔悴老死盡矣。余亦鬢髮種種。晦父在當時年最少。且復五十餘。作詩方工。天固將遲其成。使之行名。以遇於世乎。晦父詩凡若干卷。疇昔已經閱。風翁稱道者。余不復舉。舉自括蒼以來。縝而通。清而有餘妍。編諸唐人。庶幾升堂而入其室者也。大德丙午孟冬三日敘。

洪潛甫詩序

此篇頗能該舉宋人詩派

始時汴梁諸公言詩。絕無唐風。其博瞻者謂之義山。豁達者謂之樂天而已矣。宣城梅聖俞出一變而為沖淡。沖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諫於是非聖俞不為然。及其久也。人知為聖俞。而不知為唐。豫章黃魯直出。又一變而為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諫於是非魯直不發。然

及其久也。人又知為魯直。而不知為唐。非聖俞魯直之不使人為唐也。安於聖俞魯直。而不自暇為唐也。邇來百年間。聖俞魯直之學。皆厭永嘉葉正則。倡四靈之目。一變而為清圓清圓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榜中捷。口之徒。皆能詔於四靈。而益不暇為唐。唐且不暇為。尚安得古。余自有知識以來。日夜以此自愧。見同學詩人。亦頗同愧之。頭白齒搖。無所成就。來上饒。得新安洪焱祖。潛父。潛父詩優游雋永。處不減宣城。沈著停蓄。往往豫章社中語。視永嘉雕琢俯手而徐就之。取為之驚喜贊敬。恨相得晚。而潛父之年非余所及。謙躬強志於書。方無所不觀。於理方無所不究。誠若此。其升階而趨唐入室而語古。不患不自得之。余億

矣不能從也。大德八年九月朔日。

許長卿詩序 善言詩

酸鹹甘苦之食，各不勝其味也。而善庖者調之，能使之無味。溫涼平烈之於藥，各不勝其性也。而善醫者製之，能使之無性。風雲月露蟲魚草木，以至人情世故，之託於諸物，各不勝其爲迹也。而善詩者用之，能使之無迹。是三者所爲其事不同，而同於爲之之妙。何者？無味之味，食始珍，無性之性，藥始勻，無迹之迹，詩始神也。余自垂髫學詩，以至皓首，其間涉歷榮枯得喪之變，是不一態。詩之難易，精麤淡淺，亦不一致。雖不敢自謂已有所就，然不可謂之不勤其事也。方其勤之之初，輦呻蹙縮，經營轉折，幾亦自厭其

勞苦。及爲之之久，積之之熟，則又幡然資之以爲樂。戊戌之冬，遇錢塘瑞石山許長卿於逆旅中，與之商論及此。長卿曰：夫我則亦然。蓋長卿生於二千石之家，嘗通金馬門之籍，從下士之列，而游東諸侯之幕府。最後遂爲文相國，知用志旣不展，則幅巾布衣，浮沈民伍。故其詩徘徊窈窕，情鍾意劇，如高漸離李龜年之過都，歷國驚欣而悽愴也。噫，嗚慷慨神張氣旺，如唐衡莊舄之懷人，思士若不願居而中不能仕也。登山臨水，畱連暢洽，如宋玉司馬相如之感遇，而有所適也。掃門卻軌，呻吟沈著，如虞卿馮衍之獨行，無與而莫之悔也。嗚呼，茲非余心之所同然者耶？茲非人情世故之所託於無迹之迹者耶？雖然，長卿之齒在余

垣按術字無此字

松文鈔作淞水
文鈔作水
飄乎欲仙

後而才氣在余先非泊然無用於世者不得以余爲比無
室家極力孝養其母扁舟往來吳松震澤間鸞翔冰峙見
之使人毛髮清竦且夕幸西游或當就而問之此中多車
馬塵非論詩所也

李元凱詩序

括蒼諸老先生之賢而文者余猶及識長山葉公其稍後
則梁君子奇又稍後則華南伯胡國器與余相莫逆者也
當是時括蒼衣冠名宦焱起爲執政侍從諫諍官者六七
輩不止浙河東西僑儒寄密依之成聲然至於談鄉曲學
問淵源本末則諸公歎然各有所避讓每私居盛集長山
翁幅巾癯肩專席中坐南伯國器之徒攝齊羣趨執簡交

叩如師弟子惟子奇以嫌在遠不得至會所觀其一時會
合風致浮沈雅俗餐吐華實真如建安鄴下元和郾城之
適而今想像何可復得庚子春有李元凱舜臣過余吳山
坊中蓬蒿風雨之舍問其年與余同甲子也問其業與余
同詞賦也問其居括蒼問其族其父兄疇昔與余同集於
長山翁之席者也於是元凱老而好詩呻吟嘯嘯心愈勤
而身愈窮又不得寧其居而游其事種種有與余相類者
及爲詩之曲折悲歎炎涼之感盛衰腴瘠之變疾徐繁簡
古近之發開懷抵掌顛倒傾盡亦往往與余合嗟乎元凱
乎夫身旣已老而窮而方好詩以遊遊將何之而詩復將
爲何用顧爲詩亦窮不爲之亦窮吾人姑毋尤詩惟遊當

少出元凱歸山中。疏少微清冷之風。以爲絲笙醜石林沆
漉之泉。以爲醪漿委蛇行吟。徜徉醉歌詩。不少康乎。爲我
問訊長山翁。子奇南伯國器之徒之子。若孫其亦有可與
元凱同遊者乎。

董叔輝詩序

吾奉化前百數十年時。地理去行都遠。士大夫安於僻處
無功名進趨之心。言若不能出諸其口。氣若不欲加諸其
人。閉門讀書。以遠過咎。耕田節用。以奉公上。雖無當塗赫
赫之名。而躬行之實。爲有餘矣。渡江以來。鄉老之書天官
之選。信宿可以驛致。加以中原僑儒。裹書而來。卜鄰而居。
朋儔薰蒸。客主浸灌。編戶由明經取名第者。十有八九。可

謂詩書文物之盛。而過飾之器。必渝其素。倍華之木。易腹
其根。於是平時恂恂自重之夫。濯纓鼓篋。爲時而興。居有
喧謠諷歎。行有通名投贈。聲華氣韻。豈不愈偉。求其復爲
前日。惻朴默訥之俗。何可得也。董君叔輝之族。爲硯溪寺
下潭頭三院。當其盛時。儒衣乘軒。飛蓋者。幾累百年。然諸
老大。抵專以躬行明經爲本。故雖門戶俱相頡頏。鄉閭乃
最稱獨爲長者。至於詞章學問。淹注發泄。無所不具。而不
可琢刻。鏤繪而爲歌詩。謂之江湖技癢。恥而笑之。以余所
聞。惟叔輝之遠祖耐叟參軍。有集藏于家。其詩近樂天。近
世靜笑翁。方嚴簡重。不輕語。語出必該。涉名教。其詩近康
節。少允鄉貢公。每見人。卽說張武子。姜堯章。作詩家法。而

積抄本作精

不作詩卽今文獻淒涼前後行輩荒落殆盡而叔輝孤承
大宗遠紹墜業窮居教學之隙大肆其力於詩詩之成家
無一不學而尤酷好余作見輒稱獎余投老空山單行無
徒亦喜叔輝時時佐之值一篇成相與倚桐葉爲歌而折
竹枝扣牛角和酬以爲樂及是以嚼蠟編示余求評余評
不評於嚼蠟編未能輕重抑蠟之成非一味叔輝之詩其
醞釀之積採擷之勞非一朝一夕矣遲其熟而嚼之其甘
苦辛酸之變亦已詳且悉矣故余惓惓先之以諸老躬行
明經之本若食之祭先炊飲之祭先酒然不亦可乎

趙生詩序

往歲余遊金娥山中值天大雪上下岡澗一色急投寺門

回顧已無行蹤寺僧款余附火坐定問案間何書乃張武
子詩一巨編因取諷之窮昏晝不厭僧見余嗜之甚云有
能詩趙翁纔去此可三十里許甚恨無晷刻從容機便不
得相接敘也遲晴上大梅山訪保福護聖趙翁在焉蓋余
里閨前輩出所謂秋汀詩詩中交游名字往往有白玉蟾
紫厓諸公亦及與張武子父子甥舅間相浹余心異之夫
白玉蟾以仙紫厓以俠張武子以文今人談此三人令人
翛翛然有宇宙外意而翁周旋其間良可人哉遊大梅山
歸後翁死翁之子景嵩今又能以詩示余余晚學不能知
詩而知世間如白玉蟾紫厓張武子諸公必尙有盍往遊
而求其人乎

國南仲詩後序 意態清遠俗塵不入

往時國溫州使君官錢塘余方弱冠嘗熟遊其門值衣冠盛集鄉人自寧海至無慮累十數人人以爲詞宗賦伯談辯縱橫無所避獨胡俊甫舒東野在坐則眾客停喙聽其談嘲以爲笑然二公多說詩當其時自二公外諸君皆薄詩不爲使君居席端兩容之余間起遮使君挑二公欲私有所問輒搖手不肯答語然余心知其不必語也俊甫窮布衣得一官歸死使君歸自溫州亦卽棄我去獨東野老壽巍然高臥聞風香巖上三十年浙河以東學詩者朝暮至余以貧賤逐食時時得一相過從聞去歲又亦棄我去矣嗟乎余之慳慳乎其處於世豈曰不遇而今若是乎於

是零丁中惓惓神消氣懾若孤行無鄰若中渡奪楫有儒學子橐詩一編邂逅錢塘客舍叩之其居寧海其氏國其字南仲其名焞蓋使君季子而余故人也發其編閱所爲序東野公也問嘗識俊甫否曰吾鄰且父友也逆而計其言當余在使君傍問詩二公時君垂髻踉蹌知狀也余爲喜慰甚喜以幸使君之有子慰以私其孤窮而將振其陋也然君方欲余評詩君詩本有家法又經鄉先生二公爐鞴風姿格力已超脫凡近至於年加境變則識當自長此非他人可預雖使君與二公之初亦不以語余也然則是行也君歸而行吟坐嘯於南岡北澗之間條然而喻矣

長汀和漁歌序

長汀和漁歌者州判官吳公熙載之所作也奉化之爲州其右連南明跨沃洲陰巖困盤崇嶺繭積行人經從值天凍冥非篝明挾羣不可以縱適其左蓬萊瀚海盲風駭浪春翻吞嚙晝夜變態雖好遊之客亦不得安意而處惟州之背腋通塗坦郊平達於北渡不五十里而清溪貫之紆徐縈迴水行者以舟程折計凡七十二汀近州之汀稍長謂之長汀汀人多漁每風休月淨時輕篷小艇往來如織忽窈窕聞漁歌聲與鳴榔相交意像森悄非復人境汀中父老又相傳唐時有葉法師修真結壇汀津而白龍嘗來聽法又憨僧持布袋行丐市井一日因裸浴汀潭而人見其背上有眼驚怪禮拜稱爲古佛雖非事之必有要其山

垣按能字疑
誤否或字衍

川元氣噴薄隱見自應爲仙真神佛之所棲託熙載之從事於是州長官之賢者禮而懽之專者簡而安之吏民之能者親而孚之不能者柔而勸之故居其職少勞而多暇獨喜爲詩詩成名之曰和漁歌歌不能爲漁作而作之趣與漁合又實常以公檄過從漁汀諳其風俗嗜好音節態度出語輒能道漁意汀漁安公之政樂公之爲人見公之來喜動眉睫往往詩方脫編而汀漁已傳相成誦自下車至解印通作若干篇清純縝美如其性行一一可繕錄昔元次山有浯溪詩劉禹錫有湖南竹枝歌近世名賢宦跡所歷惠愛不可忘者皆謠其篇章長汀之歌其爲吾州琬剡之鎮笙鐘之編乎至大改元之季春旣望敘

朱伊叟詩序

伊叟詩或不甚工故但言其感慨之私然其論亦早矣

往時吾州鳧磯劉良佐有詩名其詩多山林田野之思江湖交游相為引重者吳郡范至能山陰陸務觀其尤也於時浙中諸老林立寄公僑客自中原避兵來者泉集而吾州尤為淵藪衣冠談笑朝暮翕合若鳧磯之徒雖鶉衣芟屨塵垢滿面徒行於市井之間人豈有斬斬者哉自余為兒童猶及見父兄行年三四十不遇則去而挾詩以遊或藏重草廬中莫不皆有王公之高千駟之貴嗟乎古先賢達不及識士窮如此豈不亦可以泔然無憾於世乎戊戌己亥歲余與鄉友朱伊叟相遇于錢塘逆旅白髮蒼髯皆老矣皆窮皆能以文字自樂而伊叟示余手抄詩一編讀

律熟字似生造

不此刻誤

之藻豔律熟於鳧磯時時過之無不及也顧江湖交遊不得范陸有位貌者以為之名雖相知如余輩聒聒何足為伊叟損益因相為扼腕太息而伊叟一不以為意惟殷勤欲知吾詩不可何如耳是其中愈非俗子所不窺測遂畱其編篋行而書私情之感慨者以復伊叟云

劉仲寬詩序

余少時喜學詩每見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則以問之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學詩乎則先學游游成詩當自異於時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時時取陸放翁入蜀記范至能吳船錄之類張諸坐間想像上下計其往來何止日行數千萬里之為快已而得應科目出交接天下士

垣按鎖同鏗博
雅云聲也校本
或作鎖或疑纈

大夫諳其鄉土風俗已而得宦學江淮間航浮洪流車走
巍坂風馳雨奔往往經見古今戰爭興廢處所雖未能盡
平生之大觀要自胷中瀟瀟然無復前時意態矣身又展
轉更涉世故一時同學詩人眼前略無在者後生輩因復
推余能詩余故不自知其何如也然有來從余問詩余因
不敢勸之以游及徐而攷其詩大抵其人之未遊者不如
已遊者之暢遊之狹者不如遊之廣者之肆也嗚呼信有
是哉番陽劉仲寬自其鄉橐詩數十百篇東來不肯妄以
示人而專求一言於余余讀之終帙其迺整而鎖飭者升
許丹陽之堂其頓挫而悠揚者摩黃豫章之壘訊其所以
然非過從經歷足之所及目之所獲則一語不以營于心

而諷諸口今觀卷中山川草木雲煙蟲鳥皆有余往年經
行蹤跡無遺落者仲寬蓋似與余不同謀而同法也抑仲
寬年方盛仕方開材良氣銳遊恐不止於此方當裹糧載
筆與中原燕趙梁宋齊魯諸名儒弦歌二南之風笙鏞九
成之音其次尙當頌碧雞賦洪都歌于薦于以發揚太平
製作之美如此則游益廣詩益肆而非余衰窮拙陋者之
所可知已

方端叟詩序

余於吳興方端叟以詩交三十年矣其初見在錢塘吳山
下于時年方盛壯意氣疎爽詩如杜牧之落魄放遊不顧
人世拘檢但欲自快習臆耳再見在秦淮官舍詩如曹景

羞此刻誤差
澀以望誤

宗得一州。雖左右顧盼自如。而終不如漁獵山澤間之爲樂。三見在山陰逆旅。值流移初定。相顧驚嗟。嘻。悵詩如張中郎海外遠歸。神氣自完。而容澤故少。四見當大德庚子之春。乃幸復在錢塘吳山下。余旣以飢窮裹書授徒而活。忽忽何暇作詩。間作詩。不過如李龜年白頭感慨悲歌。對人羞澀。人亦無與聽者。此余自敘平生血氣盛衰之大概也。嘗舉以語端叟。端叟曰。夫我則不然。吾自喜爲詩以來。遊江漢淮鄂最久。江漢淮漢鄂間諸將。吾識之幾盡。異時談封侯富貴之事。如取諸其寄。而今歸來窮山深谷中。風露之與棲草樹之與鄰禽魚兔鹿之與羣外之榮枯喧寂之役。內之悲歡強弱之變。是不一態。而吾詩未嘗一日而廢。

吾所以出吾詩者。亦未嘗一日而異也。而子何以若是紛紛然乎。余聆其言。慙焉。旣而端叟示余一巨帙。通若干首。徵余序。余讀之。信乎能充其言者也。端叟居越。諸暨諸暨之方。與桐廬近。學詩者大抵祖元英先生。元英詩旣高。晚年更以節著。端叟今年七十餘。出處清謹。余知其爲元英子孫。不辱矣。宜乎能充其言哉。

吳僧密古師詩序

人之能以翰墨辭藝行名于當時者。未嘗不成於艱窮而敗於逸樂。何者。材動物也。詩人之材。其於翰墨辭藝動之尤近而切者也。彼其營度於心思。綿歷於耳目。諷詠於口。吻。辛苦鍛鍊百折。而後以其成言。裁決而出之。而詩傳焉。

其得之也勤其發之也精使有一毫昏憊眩惑之氣干之則百骸九竅將皆不爲吾用而何清言之有乎今夫世俗膏粱聲色富貴豪華豢養之物固昏憊眩惑之所由出也吳僧崇古師生華亭錢氏世家當錢氏全盛時余婦舍與之相連屢過之軒綬填門騶訶塞途歲時節朔休沐子弟褻衣靚飾嬉行庭巷略與四姓五侯家貴游何異崇古師娟娟然在雁行中不知其何以能別異於人也齒日加勢日專而事日殊崇古師之所交吳人也所見所聞吳事也計其心雖欲不爲吳不可得闊絕二十年余再來練塘張湖間壯年歌游處所一一無復故物獨煙林水鳥相顧徘徊太息頗欲捐棄生理訪張季鷹天隨生之遺蹟而隱焉

有緇袍而癯者袖詩一篇貺余閱之清馴而不枯抑怨而有章諗其刺崇古師也訊其族華亭錢氏也嗚呼使崇古師猶有其家富貴豪華豢養之具所以昏憊眩惑人者去之不盡不苦其心不動搖其肌體豈暇若是專於詩耶蓋天抉其疾而納之以清能靈識此可以爲崇古師賀而不可以爲弔也且又同時貴權相先者旣皆歸于灰飛絕滅而錢氏子孫乃今猶以詩著不又重可幸歟崇古師勉之大德戊戌歲仲冬日南至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圓至師詩文集序

圓至師詩文一卷師諱圓至字天隱江西高安姚氏子父兄宗鄰俱以進士科目起家獨喜爲僧江上兵事起卽去

依袁州仰山雪巖欽禪師。至元中自淮入浙。依承天覺庵真禪師。天童月波明禪師。育王橫川鞏禪師。二十七年復歸廬山。越四年。建昌能仁虛席。郡牧趙侯移文請居之。二年竟棄歸廬山。卒於大德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以上皆吳僧行魁師所記。圓至師在天童育王時。余適授徒郡郭。屢相遇於親友袁氏舍。每見但好弈棋。勞形苦心。拈子移時。囁嚅不卽下。骨貌素癯。不善飲啖。一語不冝爲人說詩文。性似厭聒。然退而出其所作。清馴峭削。殆以理勝。魁師又言在承天時。亦畱磧砂三年。磧砂魁師所居。有賢遊從佳館。穀畱之甚安。旣不得已。居廬山。愈多病。魁師嘗南泛長江。問其安否。今死。又懼遺藁散墜。爲掇拾刊木磧砂以傳。其氣義可謂能始終而天隱爲少慰矣。師可傳不但詩文。今世言禪者。亦多推天隱。又或號筠溪牧潛云。

魁師詩序

藝之於人。有好之而不厭者。以其樂也。苟所樂之在此。他雖有可樂者。不好之矣。千金之家。終日吹彈棊鞠。而窮閭窶夫。皇然摩鋤。洒削雕鍛。利贏餘以給妻子。此二途所爲樂不同。而樂於所自養者同。故當其疲精神窮昏晝。忘飢渴而爲之。雖使師襄放叟歌。周南誦離騷。於其側。有不能暇聽。何者。所樂不存焉。故也。浮屠氏之枯空淡泊。草衣而木食。菟居而野游。無富貴繁華之美。於其心。無貧賤急迫之勞。於其體。其於人世一切之累。舉不可以相及。而詩之

爲藝出於人之精能虛覺勞不撓形清不膠物又非若吹
彈棊鞠之鄙褻而難成摩錮酒削雕鍛之喧煩而爲美也
則樂而好之是固其職余之少時往來西湖三竺間見其
徒能此者不一令人愛悅甚時雖未能學詩學之固未能
精因亦以爲彼山林世外人適當然耳一來省事屏居同
時先輩士大夫翕忽向盡始好爲人說詩以爲樂尤喜與
山林無世累者游而所見聞一不如昔戊戌己亥歲有魁
師自吳中來屢相接前後袖詩貺余累千百篇指斥傾盡
寄屬沈著讀其詩繁者鏘遙音簡者涵淳風究而訊其能
奔駒縱鸚拳拔俊聳飛丹矧寶閃爍迅發蓋於余少時所
愛悅有過之無不及也嗟乎師之詩至此信其所自養與

好而樂之者異於人耶將視他人以爲異而在師能之則
固適然耶聞師所居吳中有良父兄別業藏書致客規模
風指凡皆出人意表師所以能縱游博交耳目肺腑豁無
鄙滯者亦有以成之而然也余家大處士晚年吳中好事
者經理佳山林館畱之迤邐遂居吳中余窮困何由就師
結詩鄰乎

珣上人刪詩序

人之於言少繁而老簡彼其中固有定不定也言之至者
爲文而人之文有涉於刑名器數而作者不必皆出於自
然惟夫詩則一由性情以生悲喜憂樂忽焉觸之而材力
不與能焉此其老少之變繁簡之異豈得不有待而然哉

珣上人學佛氏之道，違世避俗，與木石竝居於大山長谷之中。余不敢以常情論之，願獨喜爲詩，出所作十百篇示余。謂余曰：爲吾刪之。余疑而歎焉。夫古之學佛之徒，以吾書所載如支遁、佛圖澄二人者，於其時最號能言，能使國君大臣、公卿子弟，人人傾聽之。然其言傳者甚少，將其所爲言，與今浮圖之言，不侔乎？抑固多有之，而不見於吾書耳。文教益衰，詩律濫觴，於是其徒始有棄其空空之說，而以能詩鳴于世者。蓋兵亂已極，衣冠之流，鉛槧之士，逃於其類而爲之。非佛氏之爲教，或當然也。上人本三石陳氏儒家子，年未四十，氣貌嗒然，如不欲語。今又厭詩之繁而務刪之，是不待年之老而能簡於言者歟。夫由佛氏之說

見道之言
則不如無言。由吾之說，則氣識定而言當。自簡上人其幸思之。

珣上人再刪詩序

余識東玉師在紫芝山中，且一年，嘗爲序所刪詩者也。遷鳥石之明日，入剡源村，省拜丘墓，禮畢，循溪行，恍恍若有所失，有衣緇褐之徒，脛其行，騰而來，蓋東玉宅里在焉。余邀歸信宿，見其雖習爲超世忘物之說，而溫篤孝友信乎仁義人也。且別出一編，貺余曰：子昔所歎於吾詩者，吾刪之既矣，吾歸而諗之，吾法於吾徒之言，有所不屑，而何子言之須乎？雖然，必爲我竟言之。余聞而益疑，蓋佛之說異於吾之說者，不獨此也。吾以百世千萬世爲久而佛曰是

且莫之駛爾。吾以九州四海爲廣，而佛曰是得其地，初無幾何爾。吾以生人以來，莫堯舜夫子爲聖，而佛曰是聖人於人間世而已爾。其大者若是，自餘刑名器數、民物事爲，宜無所留於心，而况飢渴寒暑之感、昆蟲草木之喻、嚶嚶然呻吟雜擾以爲辭者，視之何直劒首之快哉！何東玉遺於大而未能遺於小也。吾觀東玉行應法言近道，其必有所異於諸人之得者矣。雖然，東玉之道於今爲盛，載其輕單無累之身，輔之以學，將何行不可至，何人不可得，余憊矣，不能從也。家有三老人，方謀傭賃山樊之間，動搖筋骸以治養具於其暇，日修閱種牧之書，與溪下野稚講而治之，幸而征法不加，饘粥無絕，上下相保，優游天年，斯旣多矣。他日東玉遊行而歸，過相勞問，於是益出瓌聞詭觀，以發藥其蔽陋，是則余所望於平生還往者也。餘何有哉！餘何有哉！

余景游樂府編序

詞章之體，累變而爲今之樂府，猶字書降於後世，累變而爲草也。草之於書，樂府之於詞章，禮法士所不爲，余於童時亦棄不學。及後有聞，乃知二藝者本爲不悖於古，而余所知特未盡也。今夫小學之家，鈎毫布畫，一人意而扞之，千萬人楷而習之者，世之所謂正書，而古法之壞則自夫正書者始也。放焉而爲草，草之自然，其視篆隸相去反無幾耳。國風雅頌，古人所以被弦歌而薦郊廟，其流而不失

齊代聲病謂
之永明體律體
必待沈宋而成

正猶用之房中焉此樂府之所由濫觴也余嘗得先漢以
來歌詩誦之大抵樂府而已宋梁之間詩有律體而繼之
作者遂一守而不變聲病偶儷歲淡月盛以至於唐人之
衰而詩始自爲家矣其爲樂府者又溢而陷於畱連荒蕩
杯酒狎邪之辭故學者諱而不言以爲必有託焉陳禮義
而不煩舒性情而不亂其事寧出於詩劉夢得有言五音
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樂府之道豈端使然同鄉友余
君景遊自絕四方之事捐書避俗日課樂府一二章有所
憤切有所好悅有所感歎有所諷刺一繫之於此編成久
之不敢以示人而先私於余余躍然曰此固疇昔所悔以
爲未及盡知者也君強記洽聞法度修謹故其所作援古

多而諧今少覽者多有以余爲知言歲陽在元默陰在敦
牂良月晦日剡源戴表元序

王德玉樂府倡答小序

往年客錢塘與金仁翁劉養源翁處靜輩商略樂府往往
花朝月夕皆能自爲而自歌之余雖不能輒從旁拊掌擊
節稱善亦一時之快也聚散三十年升沈工拙是非賢否
悉所不問獨江湖交友過從之樂時時未能去心耳覽山
陰王德玉此卷令人恍然慰喜然德玉世家學問詞語佳
處自不減吾仁翁其所從遊永嘉陳用賓淳安胡天放諸
公皆耆儒名輩醞籍自重亦無養源處靜畱連放蕩之態
余末路得翱翔其間良可自慶惜乎材思益衰無以映發

聊作小序附名篇端譬若侏儒顧優而笑曰彼長者豈欺我哉元貞乙未孟春十日剡源戴表元序

五月二十八日飯後仍倦勉強書此一卷惜歎臥矣藏園

剡源集卷第九

剡源集卷第十

序

元 戴表元 撰

富春孫氏族譜序

富春孫氏在東漢時有長官者死葬餘姚四明山中子孫從而家焉。然越千有餘年至宋之乾道淳熙間始有以學行著又百餘年而遂爲大族名卿望郎良守牧賢師儒萃於其門盛哉。顧世代愈淡而譜牒不立夫世代愈淡則恩疎而忘祖譜牒不立則傳久而失宗有國子監進士堯字叔高慨然以爲病家詢戶問旬纂月緝凡寢廟之所藏碑碣之所存父兄姻故之所知心思耳目精力之所可得而

備書先代之良
惡以勸戒又譜
牒之一例

以五行編行單
今人亦多如此

調恤之義范文
公之法甚良

唐陶之類婚姻
不通此又論族
之一法

及者蒐討略備亦既可譜數世蓋已無復遺憾矣其心思
耳目精力之所不得而及雖孝子順孫無如之何一日偶
得先世嘗為浮屠氏之教者數紙於塵煤鼠蠹中自其譜
以上於是又得諱第居娶男女生卒葬之歲月者數世而
譜遂完嗚呼以孫氏之積必待二千年之久然後始大而
其子孫始克為譜度東南士大夫世家固少有能致此者
若進士之純誠篤孝日夜恐墜失其先緒殫勤盡瘁然後
僅以成就皆余所愧歎而不及者也進士君作譜兼有書
某男子長而能為人子弟若父兄某女子嫁而能為人婦
若母與其有犯失也皆備書之讀其譜者勸戒生焉譜既
成其羣從兄弟之賢而有力者又相與糾合其族人使行

為一第以五行相生之義第為二十字以傳永久曰如此
週而復始吾長幼昭穆可以百世而不亂其族人窮老廢
疾孤寡不能自立婚嫁葬埋之不能舉者又皆為條畫以
調恤之孫氏之義風殆方興而未已也餘姚他孫甚多惟
祖長官者自別其望曰富春故曰富春孫氏譜

秣陵翁氏譜序

氏族之難言久矣世之賢而有知識者雖欲求之而不能
得不賢而無知識棄之而不求者固不論也蓋古之所謂
同姓昭昭穆穆百世而宗不遷離鄉別土疏支別屬有慶
弔或絕而婚嫁不容以相通謂若唐與陶陳與胡之類是
已而近世自其近而可推者則已不問嗚呼是孰使之然

哉。余嘗見廬陵歐陽公孩提之歲而喪其所天，流離艱苦，寄食他氏，稍長大，發憤問學，卽痛念宗緒之凋疎而爲之訪求纂緝，定次爲歐陽氏譜一編。他日至謂人曰：人而不知族姓所自出者，則無以別於禽獸。蓋淡切齒於此矣。一時游從諸賢相與激發，故眉山之譜祖味道而南豐公宗鄒子然亦臆度倚傍而言之爾。而此三族者，其本末幸而猶若可攷，故言之而通。自古昔喪亂以來，族愈大者散失愈淡，而混奪愈甚，則雖有賢者固無如之何也。秣陵之翁有夔者，以譜示余，閱之由其高大父通直公而上通於楚國左臣，絲牽繩連可數者五十世，又由楚國左臣而上通之於軒轅，少典數千世之遠，而可以一日盡也。嗟乎美哉。

族譜每以周秦以前傳會

間嘗問其故，則潛然曰：夔之生也幼而孤，惟其不忍翁氏之宗，將由我而忘焉，而爲此也。且非我也，獨能之。雖生之晚，而凡翁氏之顯人靡不知也。姻連中外，有所可知於翁氏者，靡不求也。知之求之，而靡不考也。故是譜也，幸而備余於是，旣爲傳錄其大略，可備攷證者于家，而有感於廬陵公之事，因舉而贊之以成其志，且以益廣其學云。元貞丙申歲季春旣望，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李氏族譜後序

奉化江口李氏，其先自閩來明，至秉義復以盛德者起家。其諸孫多美而文，皆能因緣科目以取貴顯，當其盛時，舉族幾無布衣。蓋江南之取士有二途，其一曰進士甲科，其

當時科舉之事
略可攷據

法以三歲之秋舉于鄉于漕于國于監試用經義詩賦論策明歲春再試儀曹中卽進之大廷策之第爲五甲而高下皆授之官其二曰三舍法其法儀曹於春試進士舉取去歲秋舉之見遺而不忍棄者單試之經義詩賦中卽升之成均曰外舍生以經義詩賦論策月各一試而學官自考之曰私試歲終較其優升內舍曰外優優成又取內舍生月考之歲終較其優曰內優優成儀曹再歲取內舍生通試之爲優平二等曰上舍試內優成而再入優爲上等上舍授官比進士第二人其次一優一平爲中等上舍其次二平爲下等上舍與教授而通名之曰釋褐外舍生之未升也儀曹又每歲^春以經義詩賦論策一試之亦分優平

曰公試旣升而試如上舍法李氏之典自族譜外有傳科錄別載子孫中諸科者名字有棣華集載子孫中諸科之文以其法之細且煩得之宜艱而李氏於傳科也歲無虛籍於棣華也月不停書如此垂七十年殆亦可謂盛矣兵火以來高堂列宇作爲灰塵傳科棣華之彷彿不可復考而舊譜亦再以燬廢於是求^口鎮通直公之子明新以爲懼日夜以所記憶精詢備葺而譜得略完惟是漏落者不能增加傳聞者且將就盡爲之憮然不寧而徵言於余余家三世成均與李氏爲硯席交知其事不爲不熟且亦自懼宗祚荒涼後有問閎闕曲折於兒輩者卒無以對因以身履目睹之故備陳之附書譜後比之紀遊述夢萬一或

是文鈔作其

有考焉。若夫李氏祖澤積累之源，則有傳宗龜鑑，建炎備禦錄、江口橋記及諸墓碣，去之百世不可磨也。至大己酉秋季，既望剡源戴表元書。

臧氏家集序

吾州臧氏自鄱陽東遷，以余所知十數公，皆鏘鏘然能用其文辭氣誼，行名儒林間，而吏部公正子最著。然其家單矣，自餘往往清純自持，純甚者業醫，聞其先人世精醫，醫全活人不可計，故天報之以賢子孫云。每鄉國大比，若試于禮官，臧氏昆弟子姓羣然爛斑籍中，蓋亦可謂盛矣。而鄱陽之族，余以遠未之聞焉。丙申季春，始識廷瑞於宣廷瑞，鄱陽族之鏘鏘然者也。鄱陽距宣尤近，其來宣者，言其

史記自敘在趙者以傳劔論頭

族之在其州，猶其在吾州者也。於是加歎慕焉。既而廷瑞出其世譜，載其著者爵位名字，凡鄱陽與吾明之族皆備。又附繫遺文人爲一編，嗚呼富哉！昔太史公既廣覽奇書，軼傳作成史記，其辭偉矣。而自序家世舊文如劔論等類，亦不遺棄。王仲淹稱其先人銅川府君以上，人人有述仁人孝子之於其宗，固如是乎。廷瑞之作，視二公尤廣。當學衰族散之久，而極力從事於此，其志爲尤可尙也。惜乎余陋不足以發其事。廷瑞嘗中童子科，當仕矣，今猶強力而吾州之族，國史公之後，方以廉譽進爲於時，天庶幾未忘臧氏也哉。

襄中雜詠圖詩序

此序應酬之作，極高，趙作圖，則必以此文爲據也。

異時聞關陝多奇士其山川峭淡風氣清厚懷珍負異而
隱者可以爲鄭子真逢時撫運而起者可以爲諸葛公皆
無所愧怍於人世而惜強壯之年道里隔絕不得接識其
人以爲不慊迨於混一車馬廢置可相往來而老憊及之
所居又海濱遐壤非進趨當世者所屑至以故常有齟齬
窮陋之歎乃不自意諸公憐其無營薦授之一秩得以職
事受察於今江東廉訪僉事王公而因以講聞先大夫褒
中先生之爲人先生博學而通宏材而潛余也何足以知
之而僉事公淵源文雅猷爲器業川驅霆行春煦霜肅寬
不容姦廉不剝物觀公之施於身達於吏民推其本於家
庭者可以得先生萬分之一焉先生嘗著裛中雜詠若干

篇隱居之懷經濟之識陶寫具備其在憲臺商左山魏中
丞閻徐二承旨之流皆爲之敘述稱贊來江南高郎中趙
學士復寫諸畫圖以相映發余實不揆輒亦附辭各題之
下以致想像尊慕而併書所以然之故于右方詩不云乎
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先生有焉大德九年歲在乙巳冬
十二月聖序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

人之常情以物與人而人能守之不失則愛之也愈甚天
之與物於人其何獨不然天之所與人之物莫貴重於其
身而又與之以守其身之物曰禮義人受天之所與而能
守禮義不失其貴重之身者天亦不失其愛而常扶持之

降疑峯垣按
前美化書院
記亦作拜降
似不必校改

故孤嫠寡弱之家艱關勤苦百折能行人之所難行則生
於其門者爲子必孝爲臣必忠而其人必康強壽考及見
幼穉之成而身辱其報此天理之自然人事之必至如炊
之食如種之穫可坐而待其熟也浙東部使者拜降公之
母太夫人徐氏生公而寡太夫人秉不欺之節躬靡它之
誓內謹祭饋外勤師資朝晡暮祝動不違正迨公業成名
立遂陪台垣儀憲府出藩入從左侯右伯而太夫人魚軒
綵衣委蛇就養金罍錦誥便蕃受寵人以爲康強壽考享
禮義守身之報而取愛於天者豈不在茲乎己亥之夏有
命卽所居第旌表如式有司題其門曰旌表節婦徐氏夫
人之門轟轟乎義風熾乎當塗泱泱乎頌聲流乎寰區於

是縉紳士大夫侈其事者咸作爲歌詩以播颺積善之慶
且上以光孝治而下以勸禮俗余之昔也受塵於公爲民
又嘗登堂爲客歆豔贊慕之日深矣謹顯誦所聞題辭其
編首云

賈母滑氏夫人詩序

古者內諱不出門外言不入閫婦人女子而以名字聞於
人難矣世德之衰始有嫠居貞節之譽班班簡書間然宋
共執經蹈死左氏尙惜其無權巴清肥家蒙褻史遷不以
爲知禮求諸婉孌執法從容名義嚴而有政慈而能斷若
今賈母滑夫人者近世鮮有往古亦無愧焉夫人居趙州
柏鄉滑里嫁同縣儒者賈府君年三十四生二男二女而

府君沒於時孩幼滿室舅姑耄衰夫人俯躬艱勞仰備珍
養支傾補羸晨夜靡息二老人者安其經營皆以高年樂
終及時招師資選婚偶遂以餘力改厝先親之槨殯者四
世賈氏綱紀資業倍振於府君存時大德庚子歲於是男
廷瑞以承事郎來江浙爲中書行署都事年三十九數始
孤之期三十有一年矣而甚勤其官苞苴之謁不行冰檠
之操日著緋衣象板魚軒錦書出儀都察入侍親膳誠宦
游之美家教之飭而造物者矜其苦節報之以材賢而享
其慶也嗟乎盛哉南北縉紳韋布之士交爲歌詩以頌歎
美德謂表元之舊也嘗爲文學掌故俾以古義發題篇端
謹爲敘次本末如右

東平杜氏祈岱宗事序

爲儒士談人鬼
事自不得與俚
俗同調

引據徑史字
放活又以儒者
正言作視

鬼神之事自孔氏以來難言之因其難言而世之人誘爲
茫茫吉善者無所恃悖逆者益無所憚不知古先聖王雖
不日謗其說以求人之震眩而初亦未嘗廢也故有占筮
有盟詛有磔禳禱禱之禮而人之愛厚其親者至有減年
以相益移禍以自損其事往往有時而信其爲儒者又正
言以非之曰天之道豈若是瀆而甚者又擬人之近名而
言之也嗚呼金縢之書載武王病而周公爲弟欲代其死
使非仲尼存之於經則人亦豈信之哉東平杜克仁客山
陰其兄以檄出餘姚俱病疫克仁念其家自嚴侯開東藩
卽有名宦之籍今兄弟南來相依而生死不可知且父遠

事兄之厚用以激揚流俗

收到金藤事作

文鈔雖在工有蓋字

模校本作模
垣按模檢集中
均作模惟君子
軒銘序內稱秦
張模

曲水為登暗屬
世變滄桑之感

恐遺無窮憂則私禱岱宗願損已十齡以延其兄幸萬有一得良愈即歸自家步拜詣祠下謝神既而皆愈克仁如其言步拜詣祠下謝神巫請其故驚異之事遂漸聞於人士大夫尋各為詞章嗟歎以激摩流俗之隆於私而薄於義者而示以論於余余於岱宗之能生死壽夭人其理不可知也然岱宗無神則已岱宗有神不以與杜氏兄弟而誰與而其事則孔氏之徒所難言後世以為疑而古先聖王之所不廢者也遂為略書梗槩而歸其卷杜氏云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至元廿三年

淩壯曲折牧翁不佞也

丙戌之春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鄞戴表元帥初台陳方申夫番洪師中中行皆客于杭先是雪周密公謹

與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杭大受和武恭王諸孫其居之苑禦多引外湖之泉以為池泉流環迴斗折涓涓然縈穿逕間松篁覆之禽魚飛遊雖在城市而具山溪之觀而流觴曲水者諸泉之最著也公謹樂而安之久之大受昆弟捐其餘地之西偏使自營別第以居公謹遂亦為杭人杭人之有文者仇遠仁近白珽廷玉屠約存博張模仲實孫晉康侯曹良史之才朱棻文芳日從之游及是公謹以三月五日將修蘭亭故事合居游之士凡十有四人共讌于曲水客皆諾如約而大雷雨作自朝達晝不止官途水尺行者病涉十四人之中其六不至公謹望望然冀之起視曲水則既漫為壑恚而曰余惟客缺是愧若飲豈必

禮校本作醴

悲痛沈至

曲水哉乃揖其在者遷酒與殺近集於臨池之堂背堂有危樓翼然俯納眾碧大受又特具禮領客陟之既又復于初公謹大出所蓄古器物享客爲好或膝琴而絃或手矢而壺或目圖與書而口歌以呼醉醒莊諧駢譁競狎各不知人世之有盛衰今古而窮達壯老之懸乎其身也酒半有作而歎曰茲遊樂哉其有思乎抑亦知夫茲遊之所由起乎蓋夫茲遊者蘭亭之變蘭亭者鄭國風溱洧之變也鄭之溱洧在當時小人知慚之而晉之蘭亭在後世君子以爲善也雖然人生而感樂哀之情猶天時之不能廢於寒暑其廢之有節而導之有故苟使變而不失正則歲時樂遊以盡人事之適豈惟君子雖先王張弛之道其孰能

廢之方晉之未遷故都之氓處五方之中而習累世之盛男往女袂春遊而祓焉固其閭閻委巷之所通行也晉之既遷名士大夫僑居而露宿愁苦而嗟咨有願爲盛時故都之氓不可得矣故且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而何擇於禊之有吾觀蘭亭一時臨流援筆之作率嘯嘯喑黯如長沮荷蕢冥然而遠懷其能言者不過達生捐累如莊周脩脩然羨死灰枯骨之適若是者謂之樂乎非耶今吾人之集於斯也宜又不得視晉人而樂於晉人何耶於是坐中之壯者茫然以思長者愀然以悲向之歎者欲幡然以辭既而謹曰事適有所寄也今日之事知飲酒而已非歎所也且我何用遠知古人盍各爲辭以達其志辭之達志莫如

新亭蘭亭同
情異兒憤慨
文集

詩公謹遂取十四韻析為之籌使在者人揆而賦之不至者授之所揆而徵之得其韻為古體詩若干言得其韻為近體詩若干言羣篇鼎成咸有倫理是庶幾託晉賢之達而返鄭風之變也已矣因次第聯為巨編而命表元為之

序

張模校本作模模同缺說文江南撞材其實後之缺仲安取義於模為長且二十卷君子新銘稱秦張模八卷張仲安文編序稱西秦張仲安則仲安即模同一

牡丹讌席詩序

秦人概可見已當以校本為是

人之於交遊會合談讌之樂當其樂時不知其可慕也事去而思之則始茫然有追扳不及之歎渡江兵休久名家文人漸漸修還承平館閣故事而循王孫張功父使君以好客聞天下當是時遇佳風日花時月夕功父必開玉照堂置酒樂客其客廬陵楊廷秀山陰陸務觀浮梁姜堯章

提追扳說起有
來歷

之徒以十數至輒歡飲浩歌窮晝夜忘去明日醉中唱酬詩或樂府詞纍纍傳都下都下人門抄戶誦以為盛事然或半旬十日不爾則諸公嘲訝問故之書至矣嗟夫此非故家遺澤余所謂追扳而不獲者耶大德戊戌春功父諸孫之賢而文者國器甫復尋墜典自天目山致名本牡丹百餘歸第中以三月九日大享客瓶罍設張屏筵絢輝衣冠之華詠諧之歡咸曰自多事以來所未易有是樂也不可以無述於是國器甫與永嘉陳某等各揆韻賦詩通得古律若干篇而命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其卷端云

八月十六日張園玩月詩序

斯人之居斯世雖學道不可以過勞於是乎必有時節讌

以勞逸立論記
游文從未及此

焞校本作焞

遊詠歌之樂以節適其筋骸而調娛其血氣其盡遊之樂
非遠之乎山林寬閒曠野之處則不暢固亦有因勞而求
樂未樂而反勞者矣幸而得其遊而可樂然四時之中值
乎冬夏隆寒毒暑則不可出可出而遊者惟春秋而春氣
喧濁不如秋清故自古騷人逸士以中秋玩月爲四時樂
遊之最○大德戊戌歲八月十五夜望舒掩其明遊者闕焉
乃以次夕合讌于君子軒之圃圃主清河張模仲實其族
焞如晦烈景忠客剡源戴表元帥初錢塘屠約存博龍泉
陳康祖無逸會稽王潤之德玉戴錫祖禹嘉興顧文珠伯
玉侍遊者仲實之子炬熅如晦之子奎無逸之子繹曾是
夕也雲河豁舒風露娟爽客主諸人談謔莊諧嘯歌起止

各盡其趣而圃在杭塵闐闐中略無囂聲淡垣窈徑芳林
遠榭居然令人有山谷意酒半有歌退之贈張功曹長句
者遂取其末章分韻賦詩以爲樂夫其遊足以散勞而不
煩飲足以合歡而不亂氣清而能羣樂最而有文是豈非
學道者之所許而騷人逸士之事也耶明日聯其詩一編
而謂表元之齒稍長於諸客也命以爲序云

北山小序

似山谷老人

序

大德

戊戌

八月十五

大德己亥之春前清明二日余與顧伯玉約遊北山訪林
以道騎過陳無逸要之俱行以道之居去北山尚二里而
遠至巳日高春畱飲少憇以道遂導余三人者循冷泉穿
玲瓏巖緣三天竺出小陌復南入彌陀寺謁大山恢師初

遊時自不擬卽歸謂幸可留得留爲佳爾至是恢師一見以文墨故家相厚諸客殊無去意行談坐歌俯仰自在倦劇夜向淡纔就枕席聞山雨洶洶聲窗戶搖動如臥楊瀾左蠡舟中也明日飯已恢師復留以道之子自其居載醴食來稍出就彌陀西小精廬享之大醉客主將各散去因分韻賦詩記懽而屬余序其篇首無逸伯玉吳士余家近越於恢師以道父子蓋鄉里云是日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遊雲門若耶溪詩序

出稽山門東南三十里得陶山魁然一佳塢也於是暮春湍林畫鳴散坐索索有涼氣夜分尤甚臥者聞巖上虎聲詰朝問人非虎也出山盡東六七里一溪清絃如帶車者

畫鳴二字从諸校本補畫校本又作畫

云卽若耶溪溪上有任公子釣臺敞恍無復人境乃知唐詩人夸詡非虛語彼王謝輩懷章綬攜導從而遊直以不能遽爾舍去故耶溪忽縈忽直山乍昂乍伏左右顧皆會人意稍轉登明覺寺諸勝一一在眼中穿西望碧帷四懸雲門寺也初遊陶山小雨至若耶尙陰暄近雲門天目始盡清跡遂投元上人竹房飲酒酒酣倚顧况所題松樹酌葛翁丹井泉分韻詠詩自永嘉陳用賓而下通十四人皆賦之詩成剡源戴表元序之甲午歲三月十日序

遊南巖詩序

以上五篇酷似唐人此作尤勝

余旣棄故業以文學掾至信州蓋老而遠行意惻然不自聊頗聞州之南有危巖空寬僧廬其中林泉瀟清禽鳥往

來幸而一遊得以發鬱積舒固滯然至官四閱月不能遂也乃季秋二十有八日高春約朋客出關駕輕舟西浮可七八里所捨舟遵小徑益南坡壠高下起伏又三里所得巖形如剖瓠穰實懸綴飛層仰積橫嶂旁豁崩湍欲窮未半候湧居者緣其餘隙礮坐牀斲步道曲會人意巖東有泉時時出一滴石罅中地宜拒霜花於時暄晴光彩穠澤可愛滿巖鑄來游人名氏前漫後缺獨朱晦翁辛幼安題蹤儼然數之適百二十年歲月日與今游皆相同良為奇事巖西攀磴上小窩無數其一稍盤窈云古有得道老釋禪結坐於此平出轉南竦矗一石峯相直次第刻成立梯者五卷其巔州城郭可俯眺余極力及四梯不敢盡登而止

垣按卷疑登祀味下盡登句可

見

所見已不貲矣初約以昏歸抵巖既晡遂治宿具歌飲巖中夜向淡氣倍淒峭非人境凌晨再周遭按厯俱不忍去是遊之事取饌於漁因庖於樵假毫於圃惟牢羶壺酒糜米燭蜜客有預攜者權縱之極他無比喻垂歸忽自笑余也固習於山居平生行矣楚聞思若不少而獨為此留連不能忘情何耶余既不自揆抑諸人者方英年盛氣又多士居何為亦若是復慘慘乎於是分韻各賦詩一篇同遊者大名王應夔景然先歸餘客鉛山虞舜臣舜民宋如曾吾省上饒鄭仁則則榮曾道華華父徐如礪若金王叔太正輔叔謙自牧則榮之子義榮番陽湯及翁及翁而余剡源戴表元帥初是為歲大德壬寅良月朔日序

文鈔無為字

文鈔無下及箱二字垣按上皆名字並載及箱

忘以字行者下
二字未可刪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士寅夏月
天下之樂有可以力得之者有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可以力得之者富貴紛華燕私之奉皆是也不可
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家庭顏色起居飲食甘旨之情是也士大夫當鐘鳴鼎食時豢養百爲纖息如意勢足以厚其親而行須輿衛居仰安宅禮或有以煩馳服或有以勞奪至於窮栖寥處杯漿爵酒饜鮮粒浪非心營手治則不能給可謂艱薄已甚然卽而將之其歡忻暢悅反過於備物之享何也力在外可屈而情由中難量也陵陽牟先生自還會稽使者節食貧茹辛臥苕溪上二十餘年夫人同郡鄧氏毗陵使君之子冬官二卿秀巖李先生之外

孫家世軒冕忘其貴奢相與隱約產息頗衍更衣而燠併釜而飽清風苦節與陶淵明家伉儷翁稚相同人皆高其賢而歎其約也丙申春先生年七十其長子余同年第成甫帥諸弟大設醴食私第爲二親壽二親燕而樂之游從朋客甥孫中外聞而爲詩以歌吟頌美者累十百人越三年歲己亥春鄧夫人復七十成甫復帥諸弟設醴食如前禮二親加樂焉於是聞者相率爲詩以歌吟誦美而余適預名其間咸以爲是事兵革以來衣冠闕闕之所無存余重自惟念以牟鄧蜀大家先生父子又東南久宦極今之豐宜不能視昔之儉而真情懽忻暢悅如是眾人之歌吟頌美如是是吾徒所爲優游自得於斯世者真不係於外

物之去來由今而後聞風而作感義而起知人人孝德之
易為而明時禮俗之將成也遂率意為辭表諸篇端而題
為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壽詩序之最有味者
城東倡和小序

余少時學詩誦夫子之說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易知
也至於可以羣而難之有老先生教余汝他日當自解此
非可以言語悟也蓋自弱冠出遊至于今閱歷三紀平生
所過從延接貴賤浮沈賢愚聚散無慮千數至是而始略
知夫交之難而尤未知羣之難也非羣之道難於交而交
之可致不如羣之不可致也交之羣莫盛於杭於是歲在
大德戊戌嘉興顧伯玉客於杭城東杭之賢而文者皆與

之游而屠存博白廷玉以歲晏立春前一日過廬清談劇
飲甚適既少倦即相與循關坳步江皋眺太白錢鏐之荒
墟弔陶朱子胥之遺跡意色蒼莽襟神飛疎退而存博遂
先成古詩二韻六言五章以紀其事既而廷玉有和伯玉
既和又別為詩而張仲實陳無逸諸賢又皆有和和詩遂
不可勝紀其氣如椒蘭之交襲而郁也其音如簫鐘之迭
居而不亂也其數如鈞芥磁鐵之不相違而相入也噫嘻
美哉其羣矣哉余也山野土木之人無能預於茲集而知
舊憐其流離每不疎外辱以小序見命不敢固辭私心亦
喜交道之有羣而詩學之少驗也而為同業者願之因附
繫其頌歎云明年仲春哉生明剡源戴表元序

遊蘭亭詩序

垣按正元無甲子甲午則三十一年也

抄本無接士字垣按竦同泄

蘭亭自右軍後一千年人無繼其遊者山川人情古今賢愚不相遠蓋豈無遊者而人不傳耳至元甲子之春於是部使者東平王公新蘭亭右軍之祠塾且再歲荒原廢墟粉堊翔湧今使者河南狄公稽帷踵臨教治益洽當三月三日右軍肖像適成王氏子孫之賢而文者日子才拜薦牲酒祠下遂詣曲水流杯序飲如永和脩禊故事當是時兩使者前後至越以詞翰風流接士聲撼江浙東平公雖去越行部相望而河南公欣禮之成縫衣峩冠彌巷滿谷山翁野叟奔走出覩先是東平公即塾招明師選童稚之秀者以為諸生至是命之當席拱羣誦永和諸賢蘭亭詩

輟流于于而未

莫能二字別校本塗去

音容諧同情禮清鬯凡在飲者無不懽慍中飲有坐而歎曰美哉遊乎自吾具耳目以來所未始睹識也獨未知較永和諸賢時何如昔仲尼感逝川羊公悲峴山後吾人一千年不能使人慨慕咨嗟歎如吾人於永和否是未可知也既又作而非之者日子何以古人為哉予不觀夫杯乎今夫杯油油然隨風而行浮浮然乘波而流盛醇駕輕若浮若沈前行既遷而後至者亦莫能自休焉今吾人之游於世有以異於杯之游於水乎今人之不能為古人猶古人之不能為今人也而何羨乎且人苦不自知當永和諸賢徘徊几席間取快一時豈暇豫期後世事若然者徒敗人意耳今日之事且極飲為樂安知後來者不羨從吾

今日而不可得乎飲酣遂取右軍詩為韻人揆一韻韻成一
篇自河南公以下總得詩若干篇而屬剡源戴表元為
之序表元謹序

後半文甚工而不類。垣按此論其氣體耳若以前敘後樣而言文極止似無不合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五官四體之於人皆不能以無役役而有所獲則因而資
之以為樂農之於耕商之於市百工之各於其業當其衝
風埃觸霧潦艱難曲折窮心思之所營殫筋力之所獵而
後能有區區之贏餘或終朝莫息或窮年暫逸幸而值之
財收形神散肌膚與妻孥姻黨笑談讌集以展平生之綱
繆以補尋常企願之所不及豈徒若是而已人之能以功
名志業致其大欲於世者雖賢愚臧否為人稱慕姍笑之

剡源翁自歷既深世故益熟故以文言道俗情處、皆有至理非祇學問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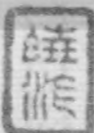
不同而皆未有不為而成者也况若吾人之云云進無所
榮於時退無所佚於家疲其躬苦其心自兒童佔嗶學誦
間關於名實之得喪顛頓於事物之變遷其勤勞又有過
於農賈百工者矣而欲何所成而何所資以為樂耶於是
必有默然而自喻者默而不必人之同之也雖不必人之
同之而必有同之者焉何者四海之廣也千萬人之眾也
我為迂人必亦有為迂者焉我為獨人必有亦為獨者焉
大德戊戌之孟冬余客杭久且念歸而方韶卿自婺至顧
伯玉自秀至一夕不約而胥會于雪陳無逸之邸四人者
皆窮皆好迂行獨間關顛頓而不悔而余與韶卿老矣相
顧尤不能為情因相畱止宿無逸大出酒炙饌具相飲飲

左觴右弈前歌後笑至於語洽氣酣感慨之極則又各以古今名義相振激春撞擺闔略無道途羈旅之感意度相與驩甚夫由貧賤而得其求者樂止於妻孥姻黨而已取富貴而肆其欲者樂止於多僮奴侈賓游美衣豐饌則亦足矣而豈復存賢於吾四人相與者耶是果存與吾同不悔於徒勞者耶夜聿云半詩籌再揆羣篇告成厥有序引是月二十有三剡源戴表元序

五月二十九日晏起授山卷畢己午刻



道光乙巳首春下旬炳垣點讀是冊畢



剡源集卷第十